

| |
|-----|
| 928 |
| ド |
| 8 |

道園學古錄

八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九

歸田彙三

雍 虞 集 伯生

芝亭永言

七言律詩

與燮元溥登仙遊和李浩卿韻

老去江山已倦游，况聞風雨滿溪頭。
儂尋黃鸝望松壑，聊伴白鷗經稻疇。
山崦有雲堪作供，酒樽無婦可歸謀。
從教賓客回車晚，留取衰翁專一丘。

陳可復為予寫戴笠圖賦詩四首

浮雲滿空無所依，高岡獨行來者稀。
仙人冉冉遺松老，鳴鹿呦呦生草肥。
伐木遠聞何處谷，頃筐近得故時薇。
山中雨來霧先合，此日先生戴笠歸。

南園多竹暑氣微，始來結屋相因依。
掛巾石壁畫霧濕，沐髮



池水朝陽晡頓年車馬踐霜雪六月寒衣無絲綿鄰翁問舊
坐來久此日先生戴笠歸

老去懸車百慮灰西風獨愛菊花開田家酒熟邀皆去茅屋
詩成懶更裁欲及天清冷沆瀣要觀日出上蓬萊赤松有約
應相待此日先生戴笠來

捨却鄉人駟馬車老身全不要人扶雲霄一羽山頭杜風雨
孤村海上藤薄命長鏡隨積雪多情被帽落輕鳥莫圍玉帶
垂朱絃此是先生戴笠圖

仙游道士余岫雲為從珠溪余隱士求得華山下
黃茅岡一曲規作丹室喜而賦之不覺五言

華山東下有茅岡云是毛公舊隱場清露尚餘丹滿白雲
今許草為堂冬馮野燒開會隴春託山雷淨石牀從此便為
千載計洞天先拜紫芝章

茅岡地主古醇儒乞我岡頭作隱居領上閒雲從管領澗中
流水聽開除刀耕火種從茲始兩望風瓢便自餘自古詩人
多會合浮丘毛氏不愁予

石人屹立古仙壇雙澗交流拱一盤臨水種松須匿匣就中
作室要寬安洞經即日脩真訣玉臼逢春浴舊丹却恐山中
添故事題詩莫與世傳者

仙游辦得茅千束華蓋須分屋數間微咏玉經亡我老謾調
金鼎勝於閒龍雷變化從舒卷鶴露清寒自往還何似綺園
諸老者採芝初不離南山

茅岡初割一溪雲玄契華陽舊隱文謁簡自題香案更封章
先報大茅君種成和露挑千樹借與摩霄鶴數群便是宸清
真洞府不煩夢想託紛紜

崇仁監邑阿里仁甫茉莉花盆中所竹插之而生

枝葉近年幹材學士陸公議齋作御史明少不
瑞朝之士大夫引寇萊公故事以為徵名其齋曰
瑞竹而咏歌之陸公仕東南歷郡守部使者至所
有仁政著清節美名者壽今為中朝老臣瑞蓋不
虛發也仁甫長邑三年清介明恕字于上下此竹
之生父老庶士爭走山中相告因取而觀之略寫
其狀賦詩以美之

華盆插竹忽生根枝葉青
向曉嫩直節有生資地力虛心
無愧荷天恩陸公營土今重見萊國祠前孰更論但得清風
千古在常扶節杖者淇園
撫邵天寧明極覺講士陪敬齋監郡奉祠華蓋特
有高味二讀敬嘆僕偶共清游輒復次韻表退不
工聊資咲聚

三峰宮殿接新橋十月長齋陟翠巖朝步仍垂蒼土珮登歌
還引紫瓊簫千枝絳蠟連虹貫五色香雲向日飄賴有高人
陪後乘輕清詩句似參寥

鄧公信吾契家賢弟比奉憲喜書幣存問表朽于
山中其還也無以為餞賦此與之

幙府秋高寄遠情飛鴻蕭蕭度江城深慚衰朽勞人問豈有
文章與世驚疏傳多年餘賜盡揚雄已老太玄成憑君歸致
殷勤謝擊壤田間荷聖明

故人將命清巖地越陌經阡枉見存松菊荒蕪慚重客裳衣
顛倒出柴門老忘舊事尋書卷喜走鄰家覓酒尊此邑故家
無幾在更崇令德及諸孫

安成劉雲章漢章兄弟兩秀才來訪一長書一長
詩皆有志文學賦此為別

枝葉近年翰林學士陸公謙齋作御史時亦有此
瑞朝之士大夫引寇萊公故事以為徵名其詩曰
瑞竹而咏歌之陸公仕東南歷郡守部使者至所
有仁政著清節美名者壽今為中朝老臣瑞蓋不
虛發也仁甫長邑三年清介明恕字于上下此竹
之生父老庶士爭走山中相告因取而觀之略寫
其狀賦詩以美之

華盆插竹忽生根枝葉青
向曉嫩直節有生資地力虛心
無愧荷天恩陸公堂上今重見萊國祠前孰更論
但得清風千古在常扶節杖者淇園

撫郡天寧明極覺講士陪敬齋臨郡奉祠華蓋特
有高咏二讀敬嘆僕偶共清游輒復次韻表退不
工聊資咲聚

三峰宮殿接新橋十月長齋陟翠巖朝步仍垂蒼土珮登歌
還引紫瓊簫千枝絳蠟連虹貫五色香雲向日飄賴有高人
陪後乘輕清詩句似參寥

鄧公信吾契家賢弟比奉憲喜書幣存問衰朽于
山中其還也無以為餞賦此與之

慢府秋高寄遠情飛鴻肅肅度江城深慚衰朽勞人問豈有
文章與世驚疏傳多年餘賜盡揚雄已老太玄成馮君歸致
殷勤謝擊壤田間荷聖明

故人將命清嚴地越陌經阡枉見存松菊荒蕪慚重客裳衣
顛倒出柴門老忘舊事尋書卷喜走鄰家覓酒尊此邑故家
無幾在更崇令德及諸孫

安成劉雲章漢章兄弟兩秀才來訪一長書一長
詩皆有志文學賦此為別

多君子珍重歸來在矯輕

壽陳溪山生日

西來羈客作南居來往風流舊不踈好句每容鄰曲寫高情
不解世間書温温中夜還丹鼎冉冉高仙畢道車千歲相期
真有約九天風露壽尊餘

秋日同朋游北塔山

縣西北塔極蕭疎投老能來幾度餘山木已隨樵斧盡屋塵
猶護醉翁書遠懷天上多騎鶴近愛槎頭可釣魚九日懸厓
多細菊可能無意再巾車

縣道蕭條北客踈西人居者亦無餘春尋道士松花館秋覓
山人柿葉書太史闕文誰借馬相君退食尚烹魚何因得似

先天叟洛下人家摠駐車

歸田多病故人踈好客相逢樂有餘老去深盃那解飲詩成
大字尚能書門生去上青驄馬道士歸騎赤鯉魚如此餘生
多樂事誰能七十始懸車

送尼山廟學彭山長

尼山新作素王庭春告成功用上丁徂棗有松充采斲靈光
何殿效丹青風霆形氣皆垂數金石文章具刻銘天子萬年
綏福祿曾孫奉若薦明馨

游浴湖田舍

近郭林泉無可游行尋田舍遠微流春眠稍可遠鍾鼓秋熟
或能求豆區萬里橋邊祠廟古百花洲畔釣船幽兒童不解
憶鄉里老夢時時還故州

題范德機詩集後

步屨東行好弟兄東書街袖見才英只愁困學孤來問豈有
奇聞外素誠知道言辭無詭妄及人事業匪縱橫名鄉自昔
多君子玆重歸來在矯輕

壽陳溪山生日

西來羈客作南居來往風流舊不踈好句每容鄰曲寫高情
不解世間書溫溫中夜還丹鼎冉冉高仙畢道車千歲相期
真有約九天風露壽尊餘

秋日同朋游北塔山

縣西北塔極蕭疎投老能來幾度餘山木已隨樵斧盡屋塵
猶護醉翁書遠懷天上多騎鶴近愛槎頭可釣魚九日懸崖
多細菊可能無意再巾車

縣道蕭條北客踈西人居者亦無餘春奉道士松花館秋覓
山人柿葉書大史闕文誰借馬相君退食尚烹魚何因得似

先天叟洛下人家摠駐車

歸田多病故人踈好客相逢樂有餘老去深盃那解飲詩成
大字尚能書門生去上青驄馬道上歸騎赤鯉魚如此餘生
多樂事誰能七十始懸車

送尼山廟學彭山長

尼山新作素王庭春告成功用上丁祖祿有松充采斲靈光
何殿效丹青風霆彤氣皆垂數金石文章具刻銘天子萬年
綬福祿曾孫奉若薦明馨

游浴湖田舍

近郭林泉無可游行尋田舍遠微流春眠稍可遠鍾鼓秋熟
或能求豆區萬里橋邊祠廟古百花洲畔釣船幽兒童不解
憶鄉里老夢時時還故州

題范德機詩集後

抱膝長吟老范凡寒岩古柏西河清東都高節鴻毛遠南海
真仙鶴骨成遺業飄零存梗槩孤兒瘦弱賴高情若無塵外
知心友千古誰間出世名

溪山翁所居與小雅易君相近翁與子賦詩易君
之季子至善輒隨錄之遂成巨帙賦此以卷其美
意云耳

橫塘烟雨易東家翠竹娟娟映白沙綵筆偏題詩滿卷繡簾
長對樹交花往來二老隨天分爛熳二春感物華却問結園
商嶺外曾無高味到烟霞

題徐孟俊屏山閣

題詩遠寄屏山閣回首人間三十年西嶠依然仙子館東湖
還載隱君船同時翰墨嗟誰在隔屋詩書嘆獨賢欲買一舟
江海去遠看喬木翠參天

送易用昭

詩成長是倩人書最愛東家織翠裾遠樹斷雲春雨外華星
明月晚涼初滿窓柿葉題都徧短帽梅花畫不如莫向墨池
成久別鷺群遠欲謝崇虛

和陳溪山雪中雪晴一首

柴門積雪未全開千樹瓊林豈異哉鉛鼎微温過半夜玉經
細味却千灾江南水向川流合天際春隨斗柄回大華高人
觀物表詩成先寄鶴飛來

東風先散負寒威病骨欣然解帶圍日照瓦溝生淑氣水融
硯沼漾晴暉銀蟠試戴花枝弱玉鑰新嘗菜本肥尊酒欲爲
君子壽除公誰是兩忘機

和陳溪山立春後二日即事

夢朝金闕見明晨澗泱決牕間積玉塵二日新春三日雪一分

深雪一分春柳條封盡芽如粟梅萼飄殘實已仁欲破鳳團
銀盃凍冬温且酌并泉新

寄陳奉常并序

昔聞朝廷

寧廟升祔奉常陳君新甫以世胄之貴游博洽之高誼
特奉明詔出使江海之上采上金明材擇良工絕藝
新作禮器樂器求在郡國之書與通樂律之士以備一
代之盛典焉鴻儒碩彥感嘆其委任之隆非尋常效一
職治一事之比近而已故賦相餞奇辭瑰句傳乎四方
何其盛哉僕泊然老懷未忘舊俗亦成一章奉寄

新廟工師謹駿奔奉常承詔出修門鑄金就徵揚州貢觀
樂應求季札論功德頌成諧鳳鳥文章篆定刻瑤琨千年製
作于今盛擊壤猶慚何宿恩

集自郡城歸溪山翁寄詩并和甲字韻垂教依韻
再呈殊愧遲拙

暮春長日雨兼風買得江船未及東出郭故人邀杜老輟耕
田父訝龐公謾從脩禊忘溪曲何用安車徧洛中旦起紫芝
行復長詠歸先與謝崆峒
待客花陰午過申茶香榆火一時新千竿嫩綠搖輕暑數萼
餘紅墜晚春坐憶雲林行道迹夢遊仙島意生身連根分種
如冰雪來向清池對玉真

謝陳溪山送蛾眉豆種

種豆南山憶故鄉蛾眉分種喜封囊底須飛鵠能啣子未許
蹲鴟共淪湯玉椀茶香分瑟瑟瑛盤櫻顆間煌煌燃箕爨釜金
催詩句更約鄰翁共佛床

已卯秋舟過清江憶范德機

歸來江上鬢如絲所謂伊人獨繫思千載清風東漢士百年
高興成唐詩離離宿草秋雲斷采采黃花夕露滋山水含暉
無盡意他生何處共襟期

玉堂風日擅揮毫海上馳駟漢二毛太傅竟無宣室召拾遺
空署華州曹孤兒衣食交遊古自世文章墓石高車過不留
應腹痛寒泉秋菊賦離騷

宜春臺晚眺

長沙王子舊層臺古佛神龍寶殿開秋水繞渠三峽漲春雲
垂雨大瀉來萬家香火網緼合四面峰巒紫翠堆最憶老藤
陰覆地空中幾見異僧迴

廬陵歐陽德器游京以所藏先世誥勅見原功於

玉堂賦此以送之

充公孫子不離鄉封誥于今幾世藏恩數重懷全盛日標題

猶是故時囊遠從史館求同姓未覺轎車滯一方昭代治平
多制作討論應及漢文章

送黃子勛

從師學道暫辭親百里西來動十旬夜讀松林堂下月晝吟
梅萼坐中春每欣老筆蛟龍走亦愛幽居鹿豕馴春服蚤成
還再到永歌同向澗之濱

書武進縣學記後

縣令之職有社稷民入之寄不敢以百里爲小也有政
焉有教焉不可以偏廢也陳君子瑛治武進脩學校馮
彥思記之可以知其所系之重矣崇仁之士觀乎其記
蓋亦有所感而不及爲者豈非天乎因邑士之意賦詩
以書其後云

從容文學聖門優惆悵吳人獨子游百里絃歌誰濟濟千年

禮樂什悠悠邑人此日傳新記弟子遙知憶故侯何事紫芝
三秀地空閒疎雨過新秋

己卯臘八日雪為魏伯亮賦

官橋柳外雪飛綿客舍樽前急管絃僧粥曉分驚臘日獵園
晨出憶殘年白頭長與青山對華屋誰為翠極憐唯有寒梅
能老大獨將清艷向江天

漫空飛絮散輕縣所異寒威欲折絃縣今溫存僵卧叟詞人
解頌太平年剪雲為葉煩相寄種玉成田不受憐丹鼎溫溫
千歲孰樂天事業在知天

寄賀吳宗師七十壽旦

開府希年正樂康聖恩錫宴在斯堂咸周一十逢熙洽正接
期願披寵光劔珮撓從仙苑集簫韶還就洞庭張簪花當日
今誰是試向雲藏問舊章

舊德高年荷聖恩慢亭如宴武陵君松喬能壽多深隱園綺
來朝只暫聞千歲天邊觀鶴髮五雲日下護龍文山中七日
陽初動遙禮三台過夜分

和陳溪山元日後雪

瓊妃剪水散春天坐下先迎華嶽仙飛步撓鳴蒼玉佩閑居
能檢白雲篇朝元閣近星辰北獻壽盃深雨露前白髮舊時
香案吏幾迴七日是千年

撫郡玄都觀羽士黃一初自京師還得大宗師吳公所

為和詩三篇其一故翰林學士吳先生廿年前廬山中

所賦其一則和天師所與詩其一則予在茅山羅山第

一谷中送一初詩也臨行大宗師囑之云到臨川即以

示予也忽復一歲一初又將北游却賦此一百六十八

字託一初謝大宗師古道高誼也

和吳先生韻

世外神丹起積病，塵坐見月明。過後生猶識，道經草梁甫。
空成鼓缶歌，柱史通家今。昔少番君分祀子，孫多淒涼遠寄。
懷賢咏譜入朱絃，久未和。

和天師韻

白髮高居古道山，蓬萊雲氣隱重環。尚方徧識前朝履，特進
仍先法從班。桃李成蹊春日滿，風雲繞坐書陰閑。梅仙舊隱
玄都館，紫陌紅塵有客還。

自和韻

荒陂野色帶餘曛，隴上時逢植杖耘。靈囿鳳麟千載去，玉階
鷄鷲此時分。誦詩自託浮丘伯，垂問長勤大隱君。為報黃茅
岡曲舍，簷端盡日宿浮雲。

贈武夷道士羅鑑空兼憶范德機

學道應須住武夷，青山綠水不勝思。九天清露三生夢，千古
高情兩鬢絲。羽客鑑空猶有鑑，故人詩後更無詩。懸崖仙骨
堅如玉，明月長歌覓紫芝。

寄題采石新造觀瀾亭

雪嶺春融萬里來，浮雲天際兩眉開。魚龍夜水星前起，風雨
春潮足裏回。尊俎誰陪賢太守，文章莫媿惜英才。無邊李白
登臨意，更覓遺碑步紫苔。

其與胡伯友書問疏闊稍久，因楚石藏主待謁，翹
仰高誼，賦寄此詩。

喬木千章萬壑秋，使君清興在危樓。星沉夜水神魚化，霜落
寒汀宿鴈留。紅袖烏絲酣楚客，畫屏銀燭看吳鉤。不知肯著
枯藤杖，采采芙蓉涉遠洲。

贈楚石藏王謁饒心道六有先生

不識南塘第幾橋翠樓華屋上碧峯巨文獨許揚雄識幽興
誰爲杜甫邀伐木春聲生澗公涉江秋影蕩蘭若散花如雨
携雙履解與高人話寂寥

十月朔日同監邑大用管僚屬游北塔山

敗壁殘書五十年重來山色尚依然田疇稍稔農民喜官府
多剛令佐賢黃菊不羞蓬鬢改清尊一聽酒盃延坐中有客
天邊去公金榜春風待鴈傳

九月與薛玄卿外史會于黃氏溪園陪坐溪山先
生談玄觀古仙像

自昔簪纓盛邑東新堂還見百年風兩人白髮驚先老一客
玄裳喜暫同食飲具陳先世業耘鋤全效野人功談玄不及
紅塵事盡日溪園樂意中

會後將登華山按節岡玄卿先往侯予至

石斛金釵感素秋洞懸鍾乳入山幽扶藜不是人間藥聞健
聊爲物外遊雲作衣裳塵不染詩成珠玉世誰收石人久立
黃茅月歲歲能來爲客留

予與玄卿相遇山下別後和朱德善韻奉寄重歷
唐和再用韻奉謝

茅岡七疊七香車誰賦新宮禁少霞千歲留蹤丹井曰諸天
獻供菜羹瓜石人兩立春衣濕崖窠蜂來書樹譚憑仗仙翁
湏一到浮丘已遣鹿嚙花

和朱德善登華蓋山有賦韻寄薛玄卿和詩未成
登山已遇玄卿下山道中足成以寄

相期秋晚命柴車同看華峰散綵霞農父苦留杭似雲山人
先許棗如瓜蛟翻巨石痕猶在鶴立危峰話不譚遊迹不留
知有意林臺菊有未開花

縉山張君榮字仲華來永撫之崇仁歷兩政六年
心平氣順上下相安如一日雖有遠役重勞亦無
闕事甚可稱也予之間居相愛如故舊每懷舊從
東道往來縉山道中見其風土之勝民俗之美未
嘗不談道以為樂於其受代調官京師因記之以
詩而與之別明年進秩南來觀舊治父老兒童相
迎於東門之外又當歌此以為一咲之歡也

昔從時巡出縉山翠畦綠樹畫圖間驅車百折龍門險載筆
千峯虎帳閑麥粉勸嘗銀縷熟梁炊持獻玉漿還道傍父老
應常好為說鄉風一破顏

馬公同涉龍門道歎似山陰及武夷儘有千崖如巖石但無
一棹弄清漪知君又有鄉閨夢老我能無木石思抱甕甕有梁
供玉食饋漿道左野人誰

太平縣道喜年豐每出城南訪野翁粗有軒牕開草木謾留
車馬駸駸萬蓬心寬易醉毋多酌事簡無私亦屢空好得公田
多稼地長年歌詠聖恩中

集家世以文學為業亂離顛沛憂患困苦無敢失
隊然學未成而出早涉筆為文應事而已人或以
為能自知其不足也歸田以來稍得安閑而目疾
相嬰學不加進於立德立言之事無有乎爾也是
以所作事過即罷不復記錄至元庚辰冬臨川李
伯宗黃仲律來訪山中拾殘藁於敝篋得粗可屬
讀者二百餘篇而錄之賦此以謝

冰生鐵硯不堪磨收錄殘編夜每過老病自知才思少應酬
長愧語言多天人理一非無學內外篇分豈自訛只恐玄經
終寂寞空煩弥月駐山阿

答黃仲律學文之問

少學文章慮每周鄉人未免是吾羞讀書次第依先覺下筆
流行稍自由血氣既衰尤帖帖神明自至但休休聖賢端緒
無岐徑篤信躬行莫妄求

重題環翠亭為李浩御作

亭深環翠燭光寒曾與詩人語夜闌秋色相高風蕭蕭露華
如洗月團圓莫疑窈窕圍歌舞自愛空閒接羽翰我憶舊書
陰德事百年應長萬琅玕詩人謂齊文元傳觀志能也

卷馬竹所見示詩韻

黃芴分土勝封留惟有松喬是匹儔戴笠不愁山雨濕倚筇
嘗聽澗泉流玉堂夜永空餘夢瓦甕春生欲自浮豈料朝雲
停翠竹能從幙府一來游
壯氣橫秋勢利輕讀書讀律摠留情爭看撤幙清風起歸拜

懸車白髮榮馬上詩成恰我老尊前花發為君清鳳池緩步
春還近莫厭羹魚斫尾頰

送吳文明

山雨窓寒詠楚辭可人同有古人思冰梅的的開生面霜菊
奕奕保令姿詩似仙成隨世換學如春到只心知重來宜及
東風早華蓋茅岡長紫芝

冬夜後陳溪山賦以佳句謹用韻奉答

一陽初動反隆寒久雨山君絕往還彩筆曉題傳密意綠樽
春泛換衰顏希夷睡足風雲外安樂吟餘水竹間共看往來
閒日月紛紛塵事不相閑

雪夜有懷華蓋山王玉玄

二峰千仞玉穹廬石骨金筋守靜孤渺渺微陽丹建地餘餘
深息火生符瓊林撐柱虛明兔銀海奔吞黑赤鳥持酒相尋

行迹斷人間無鶴到蓬壺

荅盱江聶空山

老去文章不滿車蕭條家學賴兒扶從師授業渠能達對客
揮毫我病蘇春兩解憐膝下犢朝陽愛及屋頭烏德會生何日
賢人聚膝上瑤環看畫圖

繞屋看山不命車天寒翠袖自携扶梅花照眼春常健竹葉
怡顏氣倍蘇復有新雛娛老鶴莫將舊事憶童烏書堂圍煖
歌春雪蜀錦波瀾列海圖

寄和吳閑閑大宗師

鈞天樂徹洞庭波野迥誰爲擊壤歌筆硯烟雲塵世隔鶯花
風雨客愁多傳書稚子空遺簡伐木樵夫久爛柯舊識浮丘
華蓋近相思何處看雲過

荅吳宗師壽稀年詩韻

早接雲龍晚散萍二年交信祝脩齡公從天上承恩賞我向
山中讀道經老兔幸分千歲藥高鴻還借九秋翎蓬萊清淺
入應識拄杖過頭弁會星

老子長年藏室居舊聞星象動江湖尚方別賜二公烏維嶽
恒馳六轡駒龍馬河中先聖畫麒麟閣上列仙圖從游童冠
俱頭白幾度涼風咏舞雩

能歌能辨九爲章無恨才情屬楚襄巫峽草生春易晚渚宮
花發日何長玄經寫就池皆墨國語成來日少光把筆題詩
亦聊尔坐中何用怪韋郎

送撫郡經歷海朝宗調官

館閣論思拜命新風雲近接屬車鹿受聲宣室多清夜奏賦
甘泉是暮春春雨過落花行處少日移高樹坐來頻知君此日
行吟思驄馬封章又避人

論撰西清近九天回頭二十五華年送人移召迎新雨對客
傳思倚暮烟染翰朝朝裁五色吟詩往往過群賢故人若遇
楊開府莫說韋郎鬢颯然

寄趙知微廉使

曾賜玄州水玉丹南征六月海生寒宣威辨說誰爲陸列守
文章孰是韓溟渤不驚天蕩蕩烟塵如洗月團團故家文獻
應催召拭目雲霄一羽翰

題致爽樓

易君小雅雅士也自其先長沙知錄公若於是邑子孫
守儒業至于耆首又以醫藥活人鄉邦稱世有善人者
也小雅與余年相近少相好也元統癸酉余自京師還
小雅觴余新樓之上望眺平遠山川邑屋烟雲竹樹歷
歷在目而易氏子孫或仕或處皆循循敏藝而敦本小

雅髮須郁然顏貌充悅諸子侍立若弟兄之相次也余
深嘆善焉小雅曰樓未有名也子爲我題之余以爲米
元章取號善標置嘗自名其軒曰致爽子之樓四面皆
可觀而西面獨遠請用拄笏意字之曰致爽仍請賦之
易公屋上有青山故架層樓擁髻鬢客至每留風燕外詩成
多在雨簾間南階竹似兒孫長東老身同日月閑若道神仙
平地好便從南郭覓柴閑

東坡墨竹

扁舟憶上浣花溪風雨橫江萬竹低石室歸來秋似水峨眉
相對醉如泥春雷翻石蛟龍起夕照穿林鳥雀栖二老何年
重會面爲揮濃墨寫淒迷

白雲間上人度夏

白雲長傍大湖飛忽向西江度釣磯彭澤小龍邀共飯潮陽

遷客憶留衣笻因春雨朝朝喫摘待秋霜顆顆肥我自本名
無所住經函松下共柴扉

寄龍翔寺訢笑隱

贏得歸來休使休鶯花何處更追遊閒雲過雨依檐宿好雨
添泉繞舍流世上文章將底用夢中塵業又何憂隨身官殿
香雲裏還見千峯百海秋

寄魯學士

往歲樓船過太湖珠簾翠幙護圖書泉南五馬傳燈後天上
群龍進講餘滿座賓朋尊有酒盈時秔稻食多魚趣裝未覺
曹叅晚應有賢人載後車

答甘允從寄海東白紵

海國練衣雪色明寄將千里見高情著隨野鶴渾相稱行近
沙鷗亦不驚江露滿船歌醉起爐烟拂袖憶詩成秋風遊子

偏愁予誰采芙蓉共晚晴

次韻董子羽見寄

家徒壁立相如宅森列雲山作畫屏前日遠煩天子使至今
猶詫野夫亭有來妙句題章草政尔齋居讀道經積雪滿庭
誰見問故人千里眼終青

昔年供奉慙清切簪筆春明近御屏一日携書歸菊徑幾回
對雪坐茅亭女蘿薜荔如新葺華蓋夫容歷舊經取憶先生
天上去皇都應見草青青

次韻答聶空山

惠我名香海上來講帷還憶舊親陪微風高閣紆天步細雨
深簾對露臺滿袖當時携馥郁孤村此日鬢蒿來高人雅意
相期遠未覺匆匆白髮催

寄貞居張先生

司馬先生苦著書久喰金液目清虛星辰欲動合精劍雲霧
長隨畢道車重憶仙翁千仞表為脩直錄百篇餘白頭供奉
黃金盡靈爰何因到隱居

孫宰金碧山水

昔代香山避暑官中天積翠立夫容雲生金水二春柳露滴
銀床五粒松飛瀑橋長通窈窕斷堤人倦立從容舊時行處
今看盡烟雨樓臺晚更濃

甲戌四月十七日至臨川中雲寺祝

聖壽齋能為賦此詩

郭西寺門雙石頭水檻相對林塘幽白花過雨落松暝黃鳥
隔溪鳴麥秋衰朽虛蒙官室問淹遲實愛小山留為貪佛日
同僧話滿袖天香念舊游

蜀人錙夢良效楊補之掀蓬圖

錦屏山下花如錦却愛清江野水邊放筆豈能無直幹掀蓬
方欲闢清妍最怜半面歌歌扇更笑輕身障舞筵君看上林
千樹雪繁枝何處獨娟娟

寄吳思可廉使

歲月將題傑閣成寄來三筆荷高情知公比任中丞重念我
文慚吏部名王勃當年神所助江淹老士無夢還驚尚懷曩日
茅檐下解寫農諶詠洽平

寄南安燕信臣摠管

昔同禁苑又經筵一別于今四五年太守政成梅嶺北老夫
吟徹野雲邊愁來每看新題字夢裏猶懷舊奏篇為願欲仙茅
扶病骨想能函致到臨川

游仙遊山賦詩

仙遊亭子北門東雲樹烟霞野徑通秋淨華峰千仞表春濃

仙縣百花中昔人黃鶴何年去九日清尊此意同醉插菊花
歸路晚莫令狂客惱衰翁

方壺作仙遊山圖

身在山中底用圖偶然點染出方壺數株古樹雲連屋一箇
橫橋水滿湖門外從教車馬過鐫中不計稻粱儲等閑真遇
尋師者指與雲間一翠渠

含錢翼之

吳郡名書盛有唐流傳風致到錢郎閉門三月梨花雨徧寫
千林柿葉霜客看舊題驚歲月僧將新句度江鄉莫愁茅舍
淹留久秋菊春蘭各自芳

次韻聶空山送杏

看徧生紅雨滿林筠籠遠致百九金遙知過熟心先喜猶恐
微酸齒不禁洗琺便應催泛蟻封囊何必共來禽唯當種核

成嘉樹化遶春壇琴鼓琴

和陳溪山春雪見貽

弥天春雪積塵空花信今為第幾風一色瓊林無別間九年
金粟有餘豐愁吟野徑雲俱黑睡起東牕日已紅幸自與公
同此樂莫辭微醉注黃中

予少年過劍門酒樓賦此題曰連十八書郡人疑

其為呂洞賓詩此謾記于此

耳目聰明一丈夫飛行八極隘寰區劔吹白雪妖邪滅袖拂
春風槁朽蘇氣似酒酣雙國士情如花擁萬天姝如今一去
無消息只有中天月影孤

即事 四月十六日

卧病丘園忽五年千官此日正朝天縣公稱壽邀相共野老
扶藜拜不前帶拭文犀看舊賜髮垂明鶴愧初筵莫言小邑

天光遠朝蓋靈芝五色鮮

目疾禍成二首

一任榴花五月開看如烟霧亦悠哉靜聽靈龜亮市發坐受
天香世外來樂府好邀張籍賦策書宜共左右我大清絕點
誰能畫一瞬青蓮月滿臺

木綿鶴袖小烏巾百事無間自在身舊是玉皇香案吏今爲
華蓋洞天賓看花漫笑如烟霧落筆那能泣鬼神聞有紫芝
新可食園公有約願爲隣

柯敬仲畫古木疎篁

不見丹丘四五年幽篁古木更蒼然兼霞露風連海翡翠
蘭若月在川憶昔畫圖天上作每題詩句世間傳前村深雪
誰高卧亦有晴虹貫夜船

畬野江石門江秀才

石門山在野江上聞似金山及落星浮石不隨春漲沒道林
常見晚雲停鳥飛空界誰能賦龍負經函我所銘此地卜隣
多逸興重來爲駕向幽亭

夢吳成季真人見訪夢中作

竹外旌旗駐馬鞍兒童驚喜識衣冠青山春日何須買高閣
浮雲只共看野藪不堪供七筍新詩聊可助盤桓當年赤壁
扁舟夢幾度人間玉宇寒

嘉平歲望陳谿山自山齋還邑月下獨步有賦

野迥霜明月轉高寒花踈影立亭臯池水下見蒼鱗鬣雲海
東迴雪羽毛客去夜深猶倚杖詩成春近更揮毫茅簷數尺
當晴昊無限清歡一緼袍

莫愁寒日經簷短甕牖西南煖有餘頗有襟期俱老大略無
塵滓涉清虛飢來進火烹仙木定起和丹較道書憑仗白雲

封令口免教人跡近幽居

題馬竹所照磨捕魚圖

霜寒水淨已無魚漁者縱橫罔不踈羹食盡供晨市遠炊烟
猶待晚歸餘已知漠漠淩梁異豈盡洋洋鄭沼如萬里江湖
春雨闊海鷗不去小舟虛

李伯宗錄詩

老去逢春祇謾吟敢煩絲筆爲追尋玉堂天上成塵夢茅舍
山中稱野心萬里雲霄歸鳥盡孤村風雨落花深文章傳世
知何用空使高情慨古今

壽陳溪山生日

風動蕭蕭白髮疎高齋長日共清虛輕雷過雨神功外瑞露
垂雲壽瀝餘藜杖每期天外友松肪更試枕中書九秋華蓋
通天極千載相隨兩鹿車

鶴

予家有許少保鶴一軸先尚書自蜀携至此色以爲珍
玩先參政晚歲失之不知何在當時極惋嘆今二十餘
年集妻姪浚儀趙德莊從好事者重購得之欲集識其
故而藏諸篋篋爲賦此

吾家舊物許公鶴老氣崢嶸歷九臬鐵石閣身脩足脛雪霜
依骨淺翎毛通泉久失千年登杜甫空吟一也毫老去思鄉
歸未得時時借看倚秋高

二月雪與陳齊賢

江南二月長聽雨誰見翩翩雪滿舟病眼直鶻翻玉樹吟身
渾欲覓貂裘衝寒載酒吟佳客把筆題詩想舊遊得意長安
各騎馬山堂還憶醉翁不

閩憲克莊以故舊託云五世孫明仲遠徵郵老退遺棄

逸荷伯宗用昭止善浩淵子島至善友余表姪孫
陳誼子兄子豐仲弟之婿賈熙用昭之從子大年
等十餘人寒冬連旬日夜錄之得五十卷亦已勞
矣賦此爲謝

老去斯文付寂寒
枝枯甲一遺蠅虛言自歎真何補
好友相求不憚遙
敗篋塵埃煩數子
破葱燈火每連宵
寶書成明日
尋梅去共看春風轉斗杓

送朱明仲歸建安并簡貳憲幹克莊

道南遺緒實天存
徑寸神膠萬里溥
路遠祇憑霜履穩
歲寒更覺緼袍溫
山川文物今誰在
師友淵源尚可論
弱翰不堪酬使者
遠來深愧考亭孫

送王公輔遠遊

君子之所居雖歲月易遠而餘風流韻不自知其及人

之不窮也
空山雷先生隱于種湖之上
豪傑名勝多從之游
其光顯盛大者固已著見于代
其高尚深遜者則有不可得而知者矣
然種湖榭先生遺書數百卷與平生著述皆無恙也
湖觀之師弟子相傳而守之其家廓之趣與古之思必有彷彿其精微者乎
至元二年丙子正月六日大雪道無行人有羽士王公輔自種湖來袖詩一篇爲贄觀此風致諒非俗塵所能固有得於君子者乎
問其年纔三十喜其盛年好讀書苦吟聞其將從吳越淮泗而遂至乎京師也故作詩以送之

春雪門前一尺深
子喬雙鳥度幽岑
欲吹蕪杖同清夜
靜看梅花對苦吟
江國鷺花時冉冉
京城烟雨晚駸駸
老來每憶登臨處
仗子芳年一一尋

題趙師舜謝安遊東山圖

大傳東山杖履行總將憂患托高情獨尋窈窕開瑤席雙引
娉婷韻玉笙春雨松間殘爽冷秋風江上莫塵生三分籌策
頻煩甚惆悵雲霄一羽輕

活水源爲王欽道賦

川上嘗聞感聖衷尋源曾見出泉蒙風霆流動千門闢山澤
高深一氣通潤物已隨時雨化濟川猶歎昔人功野塘舊隱
誰能住一勺清冷謝太空

夜宿周氏簡饒復心李伯宗

復心與伯宗留宿周氏東齋談易論語集註至於達旦
某以微疾不得奉陪然心甚喜雞鳴賦此章呈二君子
霜月高齋宿兩賢夜深清話極幽玄退藏莫測神明化通變
猶聞典禮傳五十華年思絕學二三良友信遺編選錄若欲
驅殘臘晴吳梅英孰與先

贈朱萬初之官建寧并序

仲春之望建寧幕長朱君萬初之官迂道百里惠訪山
中存撫老病深感古誼得見禁林貴臣名公書報萬
初延閣機暇得進所製新墨甚稱
旨意中書傳問所居官將有

朝權之喜良爲助慶因賦此爲別云

墨卿玄壁進 明光玉硯雲興御榻香內相貽書傳異賞中
朝垂問仕何方宗家應訪金絲舊古道相求草木荒把筆欲
題新感遇半衣春夢鬢蒼浪

五言絕句

題汪華玉子昂蘭石四首

海內出珊瑚枝撐碧月孤鯨人拾翠羽泣露得明珠
參差不可吹紉佩寄遠道遂令如石心歲晚求相好

抱玉下天河，繞叢秋露多。天寒翠袖薄，日暮欲如何。
翠袂倚岩堯，來尋碧玉簫。拂衣成歷劫，遺迹映寒潮。

題黃與可所藏錢舜舉瓜圖

秋曼有遺實，不食庸何傷。東陵爲圃地，何曾憂雪霜。

題趙師舜光風轉蕙沈崇蘭圖

衆芳非不多，金石好兄弟。襟佩以間之，春風接襟袂。

春妍帶雪圖

玉茗深宮裏，春妍帶雪殘。可憐五色羽，相並不知寒。

江村秋晚圖

依約米家船，疎林泊暮烟。新詩吟未了，槎上釣江鱗。

題饒世英所藏錢舜舉四季花木

海棠

睡起多情思，依稀見太真。一枝紅淚濕，似憶故宮春。

黃蜀葵

花萼立清晨，鵝黃向日新。金杯承玉露，偏醉蜀鄉人。

芙蓉

丹霞覆死洲，公子夜來遊。終宴風露冷，折花登彩舟。

家茶

萬木老空山，花開綠萼間。素粧風雪裏，不作少年顏。

題趙師舜所藏雪竹圖

鳳皇臺畔竹，倚別出參差。玉一枝，闕盡雪霜心。似鐵高風，惟許歲寒知。

題饒世英所藏孤鶴圖

海風吹月憶危巢，清夜梳翎雪墮。切仙客不知，猶是畫中聽。長喚向松梢。

贈朱萬初四首

霜雪摧殘澗壑非深根千歲斧斤違寸心不逐飛烟化還作
玄雲繞紫微

近世墨以油烟易松滋媚而不深重萬初既以墨顯得
真定劉法石刻墨法以爲劉之精藝深心盡在於此必
無誤後世因覃思而得之蓋取千百年摧朽之餘精英
之不可泯者乃用之非常松也烏乎孰肯舍易而求難
必求古人之成法而後盡其心者乎

珥貂鳴珮入明光新墨初成進御床草野小臣春夢短猶
懷染翰侍君王

天曆己巳天下大定中外又安

天子始作奎章之閣于宮廷之西日親御翰墨時祭公
存初康里公子山皆近侍閣下以朱萬初所製墨進大
稱

肯得祿食藝文之館其名藉甚邈在草野豈勝千古之
思乎

延閣晨趨接佩聲又紆朱紱向江城丹心要似東陽水釀作
官壺徹底清

朱萬初以藝文直長以年勞恩賞出佐帥幕南海轉承
東陽東陽文物之邑俗第以名酒歸之豈其山川之望
哉韓文公譏丞不負余余負丞丞凡邑之風俗教命
刑獄科賦無不得言言之當無不可行存乎其人而已
萬初勉之

頗愛燒香是鼻塵不應緣覿又勞人方牀石鼎過清晝一縷
山雲伴老身

深山高居爐香不可闕退休之久佳品乏絕野人爲取
老松栢之根枝葉實搗治斫楓肪和之每焚一九亦足

以稍助清苦久亦不復為今年大雨時行土潤溽暑特甚萬初袖致土速數片空齋蕭寒遂得為一日之供亦可喜也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九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九

歸田藁四

雍 虞 集 伯生

○步亭永言

七言絕句

雪後偶成

千山積雪日華明
甕牖前頭畫不成
未有樓臺供遠眺
負暄過午聽簷聲
曉來殘雪在陂陀
遠似羊群或似鴛
憶踏春泥看柳色
駝裘貂帽度冰河

自贊題白雲求陳可復所寫像

歸來江上一身輕
野服初成拄杖行
祇好白雲相伴在天台
廬阜聽松聲

築室

溪頭築室苦不多無奈今年春雨何水暖白鷗渾不去泥深
田父少相過

客有好仙者持唐人小遊仙詩求予書之惡其淫
鄙別爲賦五首

東海轉上白玉盤滿天風露桂花寒方平欲來共今夕微聞
洞簫過石壇

偶過松間看奕棋松枯鶴老忘歸時山前酒熟不中喫自有
金盤行五子

閑閑睚鳩在河洲錦幃春温吁可愁六合清凝海天碧木公
金母坐優游

衣垂烟霧冠晨暉雪色鬢毛風外稀何事酒壚眠不去塵中
醉裏或忘機

老婦扶兒休笑儂不肯學仙蚤已翁東家木公合辟谷但汝

護田祈歲豐

子昂竹

憶昔六典寫竹枝滿堂賓客動秋思諸公老去風流盡相對
茶烟颺鬢絲

子昂蘭石

汀草離離石老蒼行吟何處樂清狂江中遺佩相思久莫待
明年春廠長

夢蟾圖

炯炯孤蟾兩目寒蒹羅臺上濯神丹冰容映日初無質故許
空山石夢覺看

唐五王出遊圖

華萼樓前柳柳長春風馳道曉塵香龍姿鳳質多相似黃髮
爲期樂未央

八駿圖

瑤池積雪與天平西極空聞八駿名玉殿重來人世換蕭
首宿漢宮城

射獵圖

羽獵長年從翠華合圍八月度龍沙蕭、徒御圖中見猶想
君庖賜滿車

日莫推車力已疲道逢猛虎快饑飢負嶠何待要馮婦弱婦
嬰兒未可欺

題白玉蟾像

日出搏乘積雪高海空天淨絕纖毫每看劍氣衝銀漢知是
吹笙詠碧桃

題大別山柏圖

馮陵霜雪鼓風雷此樹相傳手所栽想見樓頭黃鶴客千年

一度此山來

富趙乘霖送地黃膏

身如老馬視茫茫多謝銀罌致地黃昨日飲餘肌骨煖解持
書卷近晨光

酌張用鼎

老馬尚書實客盛淮南淮北誦君詩玉堂自是歸來晚不及
觀君落筆時

題閔尹問道圖

身隱何為更註書區區閔尹強留車周六公制作成殘缺嘆息
何人問緒餘

中秋前偶賦

一室蕭然絕蔽虧桂香初發自先知已無熱惱仍無夢坐到
空林月落時

空林月落大如盤
雞犬無聲曉氣寒
童子擬謀朝一食
玉盃盛得露漙漙

一杯濃露滑如飴
灌溉清涼可療飢
畢力石田嗟已晚
空山何處采靈芝

采芝不覺過前山
偶共樵歌吳却還
人影自行殘照外
兩雲先入翠微間

次韻荅魯子暈參政四首

山水娛人若妙顏
幾年搖落鏡中鬢
高情誰與為膏沐
舒卷春雲指掌間

海風吹雨散晨曦
紉扇高堂兩鬢絲
想見東南賓客盛
臨江醞酒看潮時

病鶴前年下玉京
空巢聊寄一毛輕
白雲千載悠悠外
自照寒溪野水清

方嶽羅賢祝罔開
選掄更欲藉非才
故人情厚慚衰朽
千里空煩重使來

題赤城站壁

莫在扁舟不早歸
斜風細雨濕蓑衣
天心月滿江心定
贏得閒身坐釣磯

又和赤城壁韻

飛鴻力盡始能歸
敢向漁樵詫芟衣
多謝相如遠相問
華星明月照寒磯

秋夜有作

月明清露浸山河
八極無塵水絕波
形質不應猶有礙
鼻端惟恨桂香多

玉龍圖

貝闕澄澄海月生
水晶簾影接空明
蛟綃剪得霓裳就
却擁

水鬢上太清

郭熙畫本

江南喬木已無多
誰畫參天鐵石柯
記得玉堂春書求寒林
坐對老東坡

浙西提舉陳衆仲以其省之命請考秋試其還也
賦此贈之

道誼交情志竟完
千山觸熱訪衰殘
唯慙薄德成虛辱
故詠高風小字看

百病消沉老病身
石田茅屋度餘春
故人遠訪間相對
共看流泉日日新

合禮文章体道心
事天成物致精深
老來更覺交游少
珍重高賢副所欽

游揚羅李生
闕上千古斯文一綫微
最憶相逢共紉繹
開總

東海眇烟霏

子去聲光日已高
荒村那復重相遭
畫屏瓊牖閒歌枕
春雨秋雲見羽毛

贈閒白雲

白雲東去又經春
每想飛鴻到水濱
幾箇遮山松樹子
憑君洒雨洗埃塵

無題

自關珠宮夜不眠
露華浩浩月娟娟
不應又作人間夢
窈窕吹簫度碧烟

題亡弟嘉魚大夫與眉山奴詩

瞻望眉山草木春
西還無計每傷神
數家共客巴陵下
只託詩書論古親

吾弟文章絕幻庵
只餘詩句似西江
十年夢斷遺書在
風雨

梧桐自一窻

書蘭亭後

墨池春雨水泠泠
消得鶯群舞雪翎
千載臨文嗟悼盡
摩挲病目看蘭亭

題黃陂申虎圖

當時玉帳蜀雲西
坐嘯風生草木低
傳寫餘威千載外
空山藪薈尚萋萋

聞機行

咿啞機行隔林幽
夢覺江湖憶舊遊
滿地月明涼似水
數聲柔橈過揚州

賦玉簪花

玉簪花發憶京城
編閱詩篇未識名
解道折花猶帶露
却愁香色起凡情

面植芝蘭背植護
高花冠玉擅中園
小冠不厭雙蓬鬢
賴有朋簪玉露繁

翠葉長筵出露華
素華高索倚微風
方田種得新秋玉
萬斛濃香屬老翁

大官會弁若星流
簪笔同朝八月秋
一色尚方新切玉
含香無語度中洲

溪橋踏雪

萬竹孤亭積雪明
衝寒先到竒高情
過橋不是尋常客
共聽空山裂帛聲

奉谷兵神公見寄兼簡許愿夫

城南謾作草堂新
過客全稀既有塵
城闕鶯花二三月
無因藥杖伴詩人

華蓋山前已結庵
荒坡獨往策羸踪
何如城北蕭閒叟
吟詠

高齋從通參

翠竹如雲百尺樓川原錦繡出城頭遙知吟詠聲聲老清酒
千壺薦薦羞

賦范德機詩後

玉堂妙筆交游盡投老江南隔死生最憶崖州相憶颯華星
孤月海波清

題文丞相詩後

大廈明非一木支區區未忍聽傾危故人邂逅聊相問矢死
終天更不疑

次韻陳溪山春日即事

日出蒼龍霧露零郊原花柳總蘇醒七言內外黃庭景歷歷
東風舊日所經

河漢光微海出瞰蓬萊宮闕啟早門晴虛無外來相覓塵影

俱消滄海若存

蕉竹簾中舊席虛白雲來住意何如欲占正叔來消息正植
包義未盡初

題呂洞賓見滕子京像

一杯湖水碧於天飛劍來時月正圓天下儘多愛樂事備然
來往又千年

題魏受禪碑

華歆勸進鍾繇筆妙畫千年不可磨權有始皇金石刻李斯
文字更嗟峨

崇仁邑士云景永安宮授齊安寓定惠院書來報寺

之海棠東坡所為賦詩者今二百五十餘年枝葉

復盛住山明月溪增甘坡翁舊寓并錄所賦為寄

偶成三章卷之并呈韓公克莊部使者云

滿山桃李擅春風，簾箔何妨捲化工。暫得土人渾不受，故容山寺對衰翁。

江城紅杏是鄉人，人去花飛海復塵。二百餘年還一見，雨中月下為誰春。

昔登秘閣俯春濤，紅萼青松翠壁高。應有故人知我在，鷓鴣春雨老江皋。

次韻東山鳳栖別墅四時詞

湖邊綠樹多年柳，島上紅雲二月花。惟有舊時鷓鴣子，經春仍在故人家。

雨餘飛蝶傷秋澗，江外踴鵲喜早涼。高枝圓葉歸別野，東山莫是謝家莊。

秋聲柿葉書連屋，月暮黃花醉短籬。每歎觀文修舊史，不違初志見新詩。

寒陰凜白分嘉玉，園果青黃貢上金。受命素心如鐵石，不知冰雪歲年深。

臨川艾蕪英茂才求書北游京師荒山久病筆墨盡廢偶有近詩二首寫寄

國史侍講祭酒先生數千里外一笑契舊有同在者共一省之亦知衰朽托庇無恙也

鳥鳴不鳴山更幽，少學多聞今始休。常年空喫人間飯，聊為田家事牧牛。

牛角掛書田裏歸，昔人行處不相違。白蘋如雪鷺飛起，耿耿銀河星宿稀。

和陳溪山韻

林園寥廓靜簾櫳，來往風雲盡日中。萬卷相娛嗟歲晚，一簞猶恐心負時豐。

幽幽直入南山路行到水窮猶有雲回首獨歸無一事道傍
還見丈人耘

題樓攻媿織圖

我國家既定中原以民久失業置十道勸農使摠於大
司農慎擇老成重厚之君子而命之皆親歷原野安輯
而教訓之今桑麻之效徧天下齊魯尤盛其後功成省
專使之任以歸憲司憲司置四僉事其二則勸農之所
分也至今耕桑之事憲猶上之大農天下守令皆以農
事繫銜矣前代郡縣所治大門東西壁皆畫耕織圖使
民得而觀之而今罕爲之者撫圖頌詩爲賦三章章四
句

鄉里蠶桑勿失時畫圖勸相又題詩當時補衮應無缺金玉
餘音到墨絲

吳越蠶桑用日多始終吟咏極婆娑丁巳成齋館間琴瑟宜薦
房中備樂歌

昔者東南抒袖空詠歌蠶織到闕窮勸農十道先齊魯百世
興王衣被功

送程以文兼東揭曼碩

樸學清忠荷主知每驚異論苦相危只緣自信非鄉愿俟命
從容絕妄思

玉堂北局是秋官健筆相遭白書寒莫恠討論成爭論御床
夜索草篇者

故人不肯宿山家半夜驅車踏月華寄語傍人休大笑詩成
端的向誰誇

西郊草堂圖爲從子豈作

故家東郭百花洲梅柳西郊總舊游賢子獨知懷土念結廬

爲擬草堂幽

早晚東吳買客船直歸萬里畫橋邊寄賞儘有詩人在忍向
園中看數椽

草堂在處即西郊巴嶺還如雲嶺高但有好孫能力學不愁
老杜不春遨

野梅官柳頗依依酒債尋常七十稀莫遣錦溪賢姪覺心愁
安樂不思歸

至正改元辛巳寒食日示弟及諸子姪

疾風吹雨作春深抱膝西牕獨自吟百世詩書千古事只憑
孫子不虛心

江山信美非吾土飄泊樓遲近百年山言墓田同水曲不堪
夢覺聽啼鶻

寄成都孝成姪

寒食風花高下飛錦官城外是耶非百年墳墓惟孤姪因酌
寒泉薦蕨薇

寄吳門弟姪

尚書大墳在吳門老病西江更斷魂春雨滿山湖海去扁舟
強飲引諸孫

寄子安民從子宣

兩兒逐祿廣東西解憶荒村叫竹雞北返衣冠先志在扁舟
有日發端溪

癸酉歲晚留上方觀

投老歸來山縣小無端人事尚關情雲房借宿最岑寂亦有
鄰春月下聲

燈前自了讀殘經風入疎簾月入櫺坐至夜深誰是伴數枝
梅雪一銅瓶

偶行幽徑豈尋春忽見叢蘭紫茁新幸自林深可終日莫將
香引路行人

山中積雪到簷端獨對篝燈坐夜闌不是梅花心似鐵如何
禁得許多寒

葵榴惟夏長

江南春事已蕭條只有葵榴絢日嬌水國不知炎暑近雙將
文羽戲清潮

題明皇按舞圖

寢安食飽對青雲按舞調笙不厭頻西內歸來還獨看梨園
弟子白頭新

題昭君出塞圖

天下爲家百不憂玉顏錦帳度春秋如何一段琵琶月青草
離離詠未休

題陳氏遠塵樓

春風滿縣花開日夜月千山雪積時定有扁舟來好客倚闌
溪水度雲遲

偶成

野田閑水浸秋天隨意行吟到水邊樵牧各歸魚鳥散微風
吹面覺蕭然

半畝秋陰近石床倚床自炷水沉香新涼透骨清如水幾箇
蒼鷺共夜長

鶴骨新來怯曉寒東窗睡覺日三竿蒲團深坐香如縷塵几
殘經亦倦看

桂亭

夜色澄澄海氣深水光蕩漾入簾旌冰肌玉骨便清夢不爲
吹簫送月明

璧月珠星繞四周團團翠樹屋東頭黃金布地香為國此是
山中富貴秋

田舍

晨昏車馬亂雲烟花下
追遊亦偶然自古無聲春亦去蕭蕭
田舍日高眠

題漢孝宣受貢圖

悠悠旌旆馬蕭蕭
萬里歸來氣不驕
黃屋東邊渭水上
從官誰是霍嫖姚

會饒心道四首

碧玉淒涼思入雲
數峰江上見湘君
夜深霜冷絃中折
儘有遺音世未聞
日下紫微還獨歸
陰陰夏木掩柴扉
空傳秀句寰區滿
世外高情更絕稀

巴水東流日夜深
先生茅屋背城陰
東風盡日吹香草
金石臺荒想獨尋

塞坐詩書日晏歌
陶公於此每婆娑
匡廬雨過青如舊
只為長松不易柯

題約牖為譚無咎賦

約牖前頭一沼開
天光倒影入蒼苔
臨泉洗墨春雲濕
恐有神魚起鬣雷

檢束精神不外馳
天光融徹入初曦
飛塵不礙晴虛景
意識空從一管窺

意識休將一管窺
斂斂深密靜無私
始終慎獨成天德
深信開天自必裁

酬酢紛拏君室屠
老來漸覺就明虛
羨君成歲先知約
絕利尋源事廣居

別夔玄圃後重寄

郭西山路有寒梅想見臨行首重回
夜聽雨聲知水長滿船
明月幾時開

聞夔玄圃除御史

好風天上送春來紫陌紅塵萬里開
春雨春波舟一葉題詩
先到鳳皇臺

夔玄圃除御史後寄蕭性淵巡檢

望仙亭長最清閒日日吟詩竹樹間
長官新義多冠去誰與
空山相往還

題趙子固梅

楚王宮室賦離騷不及梅花不解嘲
留與周南舊公子歲寒
聊寫兩三梢

古槽

根到深泉石作身疎疎香葉不知春
海波不動天風遠千歲
寒蛟作老人

題夢良梅

詩翁白髮對青春看遍江邊玉雪新
我是錦城城裏客開圖
更憶錦屏人

留易小雅樓促陳溪山同飲

花滿橫樓酒滿盃晴光偏送好春回
東家縱有溪山興聽得
歌聲也合來

和陳溪山櫻桃

紫玉盤中絳雪繁相如多渴喜清寒
明光分賜難重得却作
金丹火齊看

留題龍門寺

自入重山知者稀默然終日坐垂衣
山猿還笑疑頑甚無見

無聞忘却歸

一榻東軒絕百非浴波紅日上雷乘輕雷谷口作飛雨知是
老龍回翠微

舊得鸚鵡短羽毛筠籠三月未能高
舊來聽法生公石風竹
雲松任所遊

投閑雖久尚勞生數日山居實稱情
香象渡河姑且置端然
聽得落花聲

樂府

滿庭芳

微雨經霄暖烟籠畫相尋閑步堤沙露桃風絮香影傍烏紗
徙倚江樓最久綺牕迥翠擁雙丫輕鷗外水村山郭帆過泊
誰家東華塵土夢漢宮傳蠟隋樹啼鴉記當時携手何處
天涯日暮清吟未足聽街鼓催發香車山公醉驚雷散宵深

夜未停搨

寄阿里仁甫

維舟南浦臨流不渡踏破城南蔬圃故人直是不相忘把酒
看沙頭鷗鷺青雲得路蘭臺烏府早晚新承恩露輕車切
莫便乘風先報與山翁知取

法曲獻仙音三疊爲陳溪山壽

秋氣至壽筭注天香燕坐喜看扶兩几擊鮮何必瀟諸郎長
歲接賓行

盤石上新畫太丘羽扶老一枝風滿袖凌霄千歲露垂松不
與世間同

千歲事何許覓松喬急雨輕雷開道路星河北斗轉峯巒相
對話漁樵

浣溪沙

江上秋風日夜生蕭蕭兩鬢蒼衣輕色蕉藜竹共幽情病
骨不禁湘簾冷夢魂猶似玉堂清書齋疎雨過三更

銘

虛白齋銘爲陳玉林作

於穆聖皇有嘉玉林曰若積雪日華照臨六合無外旣清旣
廓氣容明新庶物咸作羽衣有儀燕見穆清迺取虛白肇錫
之名況景太虛接軌貞白先生之稱出豈多得天垂休光貴
于丘園實我谷神守我幽玄冥升在上日月于邁碩懷下土
福祿收介我瞻草木我行戶庭風雲徘徊雨露載零齋居孔
明夙夜敬止以祈繁釐以報天子冲而不盈澁而不溜上
帝臨文永晶遐思

方床銘

後至元庚辰九月二日芝亭老人作方床于居室銘其

背曰

晝安以恭夕斂以息儼然若魚順應無迹崆峒有人善脩其
身千二百歲不衰而神

几銘

方床前几因式致敬俯毋傲視仰毋傾聽必精必明必安必
定敢曰耄至弗慎中正

先君硯銘

硯先君所常用之先君去世十有九年硯亡而復得之
銘其陰以示子孫

端而溫謙弥尊思德容如生存

贊

子昂畫陶淵明像贊

田園歸來涼風吹衣窈窕崎嶇遐蹤遠微帝鄉冥期乘化以

歸哲人之思千載不違

劉原父遺像贊

博學洽聞雅言通史經殘禮軼折衷補擬百煉懸鑒照物不遺末世寡陋肅瞻遐思

劉貢父遺像贊

兄弟並興博雅冠代著書滿家精覈之最守道自如不局曲迂精神所存天祿石渠

先公遺像贊

至正辛巳九月九日集理故書得先君郡公遺像於是棄諸孤廿有三年矣逮事者咸曰甚似再拜瞻對繼以泣血敢述前德以示子孫其辭曰

孝弟之誠仁義之學傳宗世家踐跡先覺履患難而心常定處貧約而氣愈充不與物忤而人自化不與時競而道弥崇

遺我子孫者實行之積沒世不忘者盛德之容恂恂與與知者實稀常與人俱孰同其歸

邵菴老人畫像自贊

世家岷峨之山生身衡嶽之舍詠聖神之遺言攀仙真之軼駕白雲晴空春風秀野雨雲露雷不可繪畫聊采靈芝以遺遠者

孝女贊有序

金谿縣因金谿場之名也唐時有銀鑛發其地作場以治之曰金谿場寶曆乙巳銀絕而治廢宋開寶初始置縣云治廢時上不產銀久矣有司不敢失其貢迫諸民而取之有葛祐者官強之蒞治事銀既無所從出傾其家不足充數吏驅祐家取土石襍烹之本無所得縛祐榜掠不勝其苦祐無子獨有二女且長不忍見其父皆自投冶中焚死監吏黃慄上其

事撫州刺史奏除之里人哀二女又感其去患害也神而祠之

皇元至元中郡守張國紀用獻利者言起金銀冶屬縣至今民病之獨金谿以二女事聞得不作大德庚子縣丞吳瑾作新祠于沙阜之地延祐戊午縣尹李有又新作之民間歲時祠之有詔祠在祀典者則縣長更行事焉元統甲戌四月朔邑士危素請太史震集贊之贊曰

寶藏之興豈為厲階叔世盡利民生罹乖沓榮二女哀其所天力不能揅投身毒煙身盡義著苛政亦熄民以永寧無愧血食

玄帝畫像贊

玄帝像吳興趙公子昂寫其夢中所見者而上清羽士方壺子之所臨也青城山樵者虞集述贊之曰

吳興趙公前代公族神明氣清靜處貞獨乃夢天人被髮跣足玄衣寶劍坐臨厓谷再拜稽首仰視退伏念昔敬事存思莊肅敢意接對光耀心目如聞教言知子誠篤爾善繪事追步顧陸凡吾真儀子善記錄審而傳之與世瞻瞻傍有介士玉板金錄曰帝告汝錫爾榮祿冉冉而升夢亦遂覺明月在戶香彩徧屋取火亟寫神運掌握豪分無失二十其幅丹青既成齋戒鞞匱有當受授先事穆卜而其秘夢初不以告晚有相師泄其玄躅人始得傳錦標鈿軸方壺仙人縈以薰沐臨池擬容識以玄玉有得之者昭事毋瀆上帝臨女介爾景福

宰淵微先生畫象贊

湛乎澄之而愈清昭乎執之而有象我自和以天倪人乃見其神王納湖山於几席連風雷於指掌酌沆瀣以濯鼎御氣

機之來往此所以身潛九淵之深名應少微之上居與稚川
相望壽與廣成相長也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

子昂書忠孝二表贊

漢丞相諸葛武侯以建興五年出師伐魏所上表後一
千一百十又九年吳興文敏趙公所書又後二十九年
臨川饒龍得之其太守洛陽楊侯友直審定以爲子昂
真蹟雍虞集爲之贊云

維昔武侯拜表出師追感先遇蹇之正辭君子小人興衰之
辯凡厥有邦可以觀善代有文臣進思盡忠爰致筆諫寫爲
屏風考文取義集思廣益游藝之美傳世無斁

蜀李密字令伯晉武帝徵爲太子洗馬密辭職所上表
大德九年吳興文敏趙公所書至止三年臨川饒龍得
之其太守洛陽楊侯友直審定以爲子昂真蹟雍虞集
爲之贊云

侃之郎署蜀漢遺臣報德王母誓畢厥身新服有邦求我遐

僻懇之陳情以謝徵辟誠篤之言義命攸當教孝教忠百世
同尚墨妙筆精重書其辭載誦載瞻寔勞我思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一

歸田集五

序

雍 虞 集 伯生

周易玩辭序

周易玩辭者江陵項公安世平甫之所著也其言以爲大傳
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其道
雖四而實則二變乃象之進退占乃辭之吉凶聖人因象以
措辭後學因辭而測象是故學易者舍辭何以哉項公以其
玩於辭而得之者筆於書使後之學者因其言皆有以玩於
前聖之辭而得焉此項氏著書之意也嗟夫天不言生聖人
而代之言故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微
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然卦象未有語言自非明知
何以知之中古聖人以其憂患之心因卦立言暢於周公究

於孔子首尾具完皆所親定所謂精與縝者後世因得以推見焉今夫生乎千載之下而仰觀於千載之上以凡人之資而欲窺見天與聖人之道苟得於聖人之一言即爲天之命已矣况乎三聖人之言廣大悉備雖歷世久遠遭時喪亂亘千萬古而與所謂卦畫者略不可有所磨滅豈非天乎後之立言豈有加於此者志於學者誠不可下此而他求已愚是以深歎項公之爲知言漢晉以求治易之師其言猶有可見而於四聖人之意未知其何如也及乎邵子周子之生易道蓋中興焉邵子以先天心學著爲成書不必麗乎經傳而極天地之妙通萬物之情三聖人以降未之或先而學者鮮或知之周子之圖亦不必求同於易象而理則不一所謂通書者皆所以通乎易者也因卦以立辭者如乾損益家人睽復无妄蒙艮之說僅見如大畜等卦當時已不得聞獨賴河南

程子親得其宗以其成德之能事附於二聖人之書而言之非直傳註而已也自其學而推之以極其至則天人之際豈有間哉蓋嘗聞之能盡其性者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苟知天矣則天地之故鬼神之跡事物之禱豈待於考索推測而後通之故程子有言不盡意者誠有望於後世學者自有得於聖人也朱子發明象占本義多約程子之言而精之云爾故學易之士於是得其端緒而不差焉項公實與朱子同時當時則又有江西陸先生者各以其學爲教又有聰明文學過人之士興於永嘉項公嘗從而問辨咨決焉其遺文猶有可徵者朱項往來之書至六七而不止其要旨直以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之說以告之於是項公之學上不過於高虛下不陷於功利而所趨所達端有定向然後研精覃思作爲此書

外有以采擇諸家之博聞內有以及乎象數之通變奇而不
鑿深而不迂詳而無餘約而無闕庶幾精微之道焉其書既
成而朱子歿矣自叙其學皆出於程子而其言則不必皆同
也是可以見其講明之指歸矣近時學易君子多有取於其
說豈徒然哉然而爲是學者自非深求於程朱之說而有所
憤懣於缺塞則亦不足以知項氏之功也集之壯歲至好此
書每取其說以與朋友講習自今淮西廉訪僉事幹君克莊好
古博雅學道愛人嘗以禮學責於有司而不及奏有 旨俾
居成均勤苦數載有人所不能堪者

文宗皇帝臨御開延閣以待天下之士乃特召見得與論思
之次一時謂之得人持節淮壖至于江上取是書於篋俾齊
安郡學刻而廣之蓋歎乎學者之不多見是書也不鄙謂集
退老林下庶乎困學之不敢忘俾叙其說焉嗚呼內聖外王

之學不明於後世而爲治者以其知力之所及而行之不無
其效至若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則何有哉昔邵子有言曰學
於里人而盡里人之情學於鄉人而盡鄉人之情學於國人
而盡國人之情學於古人而盡古人之情學於天地而盡天
地之情如此則可以玩辭觀象而得之世有斯人也哉

戴石玉所著三禮序

治親書者廬陵戴君石玉之所編也其意以爲記禮者有曰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宜先者五一曰治親故襍取爾雅儀
禮戴氏記及先儒之言而成之凡三篇一曰釋親二曰宗法
三曰服制而親親之道備矣品節之禮辨矣予讀之而歎曰
考之於書帝堯則曰以親九族帝舜則曰察於人倫其命契
也亦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敬敷五教在寬然則治天下者
思盡人道以成善治豈有出於此乎今布衣韋帶之士坐誦

書史慨然思古聖人爲治之道有取於聖經賢傳者而爲書以自見其學其必有見也夫夫大學之道其極致在於平天下蓋其素講者如此又何疑也夫親親之名立內有其序外有其別禮可得而行矣名之不立則或昧於一本之方迷於䟽戚之辨謬於愛敬之節溺於鄙倍狎昵之私此犯上好亂之所由起也治親而首釋其名可謂善矣古者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故宗法可得而行焉秦人壞封建後世雖復建侯立國不能如先王之制故宗法不得行而士無田不可以祭則烏在其爲宗乎爲士者猶然况庶人乎是故學者肄其說而傳之可也石玉所謂君子行其意者庶幾得之若夫服制之說今所叙列先王之法時君之制先儒之說可謂備矣余竊有慨焉喪服者所以著其哀所以稱其情也世俗淪降不能三年之喪者多矣又何總小功之足察乎雖然

君子之爲道也亦教之以孝弟而已矣五十而慕庶幾有聞大舜之風者焉則其立制也常欲節其過以勉其不及焉則凡石玉之所序者可考而通之以就其可行者矣噫論至於此亦不過肄其說而傳之云耳不亦悲夫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爲人上者不有躬行心得之君子孰能與於此哉方今

聖明在上人文方興必有諸侯王大臣能獻其書以就一王禮樂之盛千數百年之間戴氏復以禮顯不亦偉歟

戒子通錄序

愚嘗聞之人受天之命以生亦猶子之稟父命而行也君子畏天命而不敢違猶孝子之從父命而不敢悖事天事親其致一也人之事天而不求於事親則不可以爲人子之事親而不足以事天則不可以爲子是故父命即天命也同一至

仁而無私者也然而天不能爲諄諄之誨也知命者觀乎風
雨霜露之迹變化消息之故而得之詩云昊天曰明及兩出
玉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庶幾奉以周旋者乎故曰富貴福澤
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莫非惟其所命而
順受其正者也事親之道亦若是而已矣夫親之於其子也
蓋無不愛焉欲其善良欲其賢智欲其福澤長久而不欲其
兇惡愚不肖不欲其困乏斷折其心無有異者語曰厲人生
子夜而取火是欲其子之善者至於凡庸盡然况中人以上
乎是故愛之至則慮之深知之明則言之切或因其材或因
其事或抑其過或勗其不及或正其偏或定其是以啓迪其
所未知而增益其所可進雖人品不同而立言遠近淺深頓
異要其指歸皆愛其子而已矣天理之公孰有管於此者乎
昔靜春劉先生輯凡爲人父者之戒其子言載書傳者以爲

戒子通錄意其所以謂之通錄者豈不以天下之爲人父者
各以其念子之心而爲之戒天下之爲人子皆可因其所受
而省念之如聞其父之命親在求諸空色辭氣之接而不能
盡也即此書以充其所未達親歿思其精神志意之微而有
不及聞也即此書以徵其所欲知一語默動息無非受命於
其親者矣天理寧有間斷乎集嘗得其書而敬愛之服行之
明不敢後也它日至臨川劉氏之族在金溪者多賢俊每奉
其先世遺書相示僕慨然問之曰戒子通錄亡恙乎有曰儼
叔熙者對曰是吾世守以保族者也敢忘之乎集曰子之家
顯且二二百年豈便然乎蓋又聞之孝弟之順德視犯上作
亂之惡其間之相去甚不相似也而有二推兩端之極於一
言之間豫章羅先生曰天下無不是之父母而陳公了翁推
致之曰亂臣賊子之起常始於見父母之不是烏乎不受命

之害至於如此三君子之言所以有功於萬世名教者也而
忽焉者不足以知其言之有功也必有觀乎此書而用力焉
則能惕然恐懼而所以盡心於事夫事親者矣子孟刻而廣
之也敝曰諾明年以成書來告因請題其說云

六書存古辨誤韻譜序

古者以六書教小學是童卅已通習六書矣今有皓首而未
還究之者何望於孺子乎秦法學童十七誦籀文九千試八
體乃得為吏書不正者至尚書舉劾之後為政者不復用此
律官府孰與正之哉叔重存說文解字之書於漢陽水發義
中興篆法於唐學者蓋亦希闕矣宋初徐騎省兄弟能倡明
其說著為擊傳有通釋部叙等篇許李之舊考辨推充與徐
衍博可謂極矣其後若吳興張謙仲著復古編亦號簡要夾
添鄭嚴仲大發類例義旨於二十略之一學者可以觸類而

長焉至永嘉戴氏父子

世所著六書故六書之外設一
除以說不可強通者世世法之

論也 國朝至元中秘書少監僧人楊桓武子善大小篆之
著六書統以詔書刻之尚方多出已意篇帙浩繁刻梓在
方孝者莫之能究觀焉獨徐氏詳又以為古不可究尋求一字往
往終卷乃令楚金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區分便於
檢討聊存詁訓無恤其他則其為後學計可謂詳盡矣瑞陽
學官亦刊五音韻譜然聲韻所協乃偏旁之本文學者檢尋
未為省力則未知何為而作也番禺吳正道年五十餘世為
儒家深好篆法既著六書淵源字旁辨誤又著存古辨誤韻
譜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見而喜之親作兩書兩序意吳公
豈輕許可者哉蓋其字旁辨誤之說既考之諸家而舉其要
用工固已深矣而韻譜之書徐氏舊作直載其字而已蓋不
更加於辨誤而張鄭戴之辨又不得以切韻尋檢是以正道
有辨古有存古具見於切韻相從之下視徐氏為後出而益

詳矣惜刊未成書而吳公歿無名公大儒力贊助之故久未克完也往者鶴山魏公嘗以篆法寓諸隸體最為近古而近時豫章熊先生亦用之吳公又直用篆法而結體加方云耳然學之者無所謹貫則寧無差誤為俗隸媚好反病之乎於此得正道之書則思過半矣且魏晉以來善隸書以名世未嘗不通六書之義不通其義則不得文字之情制作之故安有不通其義不得其情不本其故猶得為善書者乎吳興趙公之書名天下以其深究六書也書之真贋吾常以此辨之世之不知六書而效其波磔以為媚誠妄人矣然則正道之書豈直篆者有益欲為隸書亦必有取焉是其不可少如此必有博雅君子如吳公之喜之而助趣成之

春秋胡氏傳纂疏序

昔之傳春秋者有五家而鄒夾先亡學春秋者據左氏以記

事以觀聖筆之所斷而或議其浮華與經意遠者多矣是以公穀據經以立義專門之家是以尚焉唐啖趙師友之間始知求聖人之意於聖人手筆之書宋之大儒以為可與二傳兼治者明其能專求於經也然傳亡存者惟纂例等書意其傳之所發明無出於所存之書者清江劉氏權衡三傳得之為多而其所為傳用意與深非博洽於典禮舊文者不足以盡明之是以知者鮮矣蓋嘗竊求於先儒之言以為直書其事而其義自見斯言也學春秋者始有以求聖人之意而無傳會糾纏之失矣程叔子所謂時措之宜為難知者始可以求其端焉胡文定公之學實本於程氏然其生也當宋人南渡之時茲倭用事大義不立苟存偏安智勇扼腕內脩之未備外攘之無策君臣父子之間君子思有以正其本焉胡氏作傳之意大抵本法於此蓋其學問之有源是以義理貫串

而辭旨無不通類例無不合想其發憤忘食知天下之事必
可以有為聖人之道必可以有立上以感發人君天職之所
當行下以啓天下人心之所久蔽區區之志庶幾夫子與定
哀之間者乎東南之人賴有此書雖不能盡如其志誦其言
而凜然猶百十年至其國亡志士仁人之可書未必不出於
此也然其為學博極羣書文義之所引不察者多矣
國家設進士科以取人治春秋者三傳之外獨以胡氏為說
豈非以三綱九法赫然具見於其書者乎而治舉子業者撥
拾緒餘以應有司之格既無以得據事直書之旨又無以得
命德討罪之嚴無以若

聖朝取士明經之意新安汪克寬德輔以是經舉于浙省其
歸養也能以胡氏之說考其援引之所自出原類例之始發
而盡究其終謂之胡氏傳纂疏其同郡同氏前進士澤民叔

志父詳叙之夫讀一家之書則必盡一家之意所以為善學
也推傳以達乎經因賢者之言以盡聖人之志則吾於德輔
猶有望也至正改元辛巳七月一日雍虞集叙

鄭氏毛詩序

聖門之教人蓋以詩為學矣孔子說豳民之詩曰為此詩者
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之所以終身也焉飛戾天魚躍
于淵子思子之所以明道體也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
意逆志是為得之孟子之所以說詩也是以程子之於詩也
嘗點撥一兩字而誦之使人自解又曰今之學者未見意趣
必不樂學欲以三百篇教之歌舞恐未易曉欲別作詩令朝
夕歌之似當有助其意一也聖賢之於詩將以變化其氣質
涵養其德性優游厭飲詠嘆淫泆使有得焉則所謂溫柔敦

厚之教習與性成庶幾學詩之道也漢儒有保存遺經之功而亦不無專門訓詁之失儒先君子知豈不足以知之而罕見於言者豈非有得於此則彼穿鑿纏繞之說自有所不得行乎諸經皆然蓋不止於詩也齊魯韓詩不傳而毛氏獨存言詩之家千數百年守此而已至宋歐陽子疑詩序之非而著本義蘇轍城亦疑而去之不免猶存其首句譬諸山下之泉其初出也壅塞底滯而端亦微見矣漸而清通沛如江河後因於先而廓之而水之源流達矣亦有其時也至於朱子詩傳之出然後悉屏去大小序別爲一編存而不廢以待攷辨即經以求其故自爲之說而天下學者從之國家定以爲是然後其說與聖賢之言詩者合而學者有所用功矣集之幼也嘗從詩師得鄭氏經說以爲大序不出於子夏小序不出於毛公蓋衛宏所爲而康成之爲說如此心竊異之欲

求其全書不可得中歲備員勸誦有阿魯灰叔仲自守泉南入朝爲同官始得其錄本而讀之見其說風雅頌之分蓋本諸音節之異於比興賦也訓詁多不得興之說而爲序者擬拾傳會以愚惑乎後之人鳥獸草木之名天文地理之說或踈或謬非一端也剖析訓詁之舊痛快决裂無復餘蘊向之所謂纏繞穿鑿者幸一快焉恨未久散去而不得終卷也蓋竊感夫鄭氏去朱子之鄉若是其近以年計之不甚相遠門人學者里閭交錯而不能通見於一時何哉雖各自爲說而多同者豈非閩多賢人學者老於山林嘗有其說未達於外而兩家各有所采乎將二氏之卓識皆有以度越前人不待於相謀而有合乎出遠地廣未之有攷也西夏鞏公克莊常以禮經舉進士如左榜漢生者考官見其博瞻疑不敢取而朝廷知其爲明經之士其僉憲維西也以項氏易玩辭足補

程朱之遺論于集也序其說而刻之自南行臺而貳閩憲也
以爲閩在山海之間豈無名家舊學諮詢之暇思有以表章
之子因及鄭氏之詩即使錄以求示且曰果可傳也略爲我
叙之故者其說如此又曰求諸鄭氏之子孫夾漈之手筆猶
其書五十餘種故御史中丞馬公伯庸延祐末奉 旨閱海
貨於泉南觀於鄭氏得十數種以去將刻而傳之馬公敷歷
清要出入臺省席不暇暖未及如其志而歿泰定中故太史
齊公履謙奉使宣撫治閩亦取十餘種將刻而傳之太史還
朝不一二年而歿亦不克如其志二家皆有子弟安知無能
承其先志者乎吾聞閩人刻書摹印成市成邑散布中外極
乎四海其間亦有謬妄未經論定在所當禁者觀風使者得
以正之而移其工力於博治有用之說則在於今日矣至正
元年辛巳十有一月十日雍虞集序

飛龍亭詩集序

古之言詩者自其民庶深感於先王之澤而有所發焉則謂
之風其公卿大夫朝廷宗廟賓客軍旅學校稼穡田獵宴享
更唱迭和以鳴太平之盛者則謂之雅飛龍之亭我

文宗皇帝昔游之地也臣民咏歌何有間乎然而中外大小
之臣因登覽斯亭而有賦者在是四方遊士與凡民俊秀之
覽觀而有賦者亦在乎是大元興萬壽宮任持 勅賜虛白
先生陳寶琳既以

旨意作新斯亭又取其風雅備刻于亭下所以繫千載之思
者不在斯乎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詩者文之最深而風
雅者又詩之盛者也

文皇帝成功盛德如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若其治化之精微
思慮之熙廣蓋不勝紀焉然而書諸簡冊者闕不如見於咏

歌者之悠長告於神明者嚴不如播諸臣民者之周浹然則所謂飛龍亭詩集者山林畎畝之士不忘其君於無窮者其在斯乎次第成編而盧集爲之序

曹文貞公文集序

我國家龍興朔方金源氏將就亡絕干戈逢起生民塗炭中州豪傑起於齊魯燕趙之間據害以禦侮立保障以生聚以比嚮於王師方是時士大夫各趨所依以自存若夫禮樂之器文藝之學人才所歸未有過於東魯者矣

世祖皇帝建元啓祚政事文學之科彬彬然爲朝廷出者東魯之人居多焉典誥之施於朝廷文檄之行乎軍旅故實之講乎郊廟赫然有耀於邦家至元大德之間布在臺閣發言盈朝所謂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而顯顯印印者焉集束書游京師猶或望前輩之一二而三四十一年以來求文獻於

當時邈乎遠哉有不獲見者矣其所存者其爲文章言語之可見者乎故魯郡曹文貞公起于漢泉受業於棗齊李公受知於信齋馬公起自儒官宦游東南跋歷臺省聲譽藉甚每其來至京師集嘗得與清河元公復初汶上曹公子貞諸人有往來之好焉未嘗不嘆其意氣之宏達議論之慷慨而文物之雍容也當

文宗起故老於休致之餘託文儒以風紀之重集時執筆史館而歎慕焉歸田以來歲月逾邁乃從其子南行臺照磨復亨得中臺所命刻文貞諸詩以見示俾識其言焉讀其墓碑謚議慨然千古之隔觀乎張歐蘇之序言又感乎一代之盛衰退不敏其何能贊一辭於其間哉雖然窮鄉陋邦之遠聞天下之偉人而莫之及也獨得其咏歌之緒餘以觀其性情之所在觀其敷歷之所至而知其行事之所著傳曰誦其詩

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後之君子將有徵於
聖朝文章人物之故其必於此而取之也夫

楊叔能詩序

人之生也以其父母妻子所仰之身以治乎居處飲食之具
外有姻戚州閭之好上有公上貢賦之供固其常也然而氣
之所稟也有盈歉時之所遇也有治否而得喪利害休戚吉
凶有頓不相似者焉於是處順者則流連光景而不知返不
幸而有所嬰拂飢寒之迫憂患之感死喪疾威之至則嗟痛
號呼隨其意之所存言之所發蓋有不能自揜者矣是故有
知其然而思去之者則必至於外其身以遺世不與物接求
生息於彝倫之外庶幾以無累焉然其爲道則亦人之所難
者矣蓋必若聖賢之教有以知其大本之所自出而脩其所
當爲也事變之來視乎義命而安之則憂患利澤舉無足以

動其心則其爲言也舒達而澹泊閭然而成章是以君子貴
之予行四方求之而未之見也又求夫今昔之人有詞章之
傳而合乎此者必取而諷之以寄予意焉然而亦鮮矣臨川
危大樸與其友豫章楊顯民以其族叔父叔能所爲詩一編
以示予觀其所游不過州郡數百里之間觀其所慕則千古
高尚之士澹然有餘而不墮於空寂悠然自適而無或出於
傷怛迺若蟬蛻汗濁與世略不相干而時和氣清即凡見聞
而自足幾乎古人君子之遺意也哉吾嘗以此求諸昔人之
作得四家焉則陶處士王右丞韋蘇州柳子厚其人也蘇州
學詩於憔悴之餘子厚精思於竄謫之父然後世慮銷歇得
發其過人之才高世之趣於寬閑寂寞之地蓋有懲創困絕
而後至於斯也右丞冲澹何愧於昔人然而一旦患難之來
遽夫所守是有餘於閑逸不足於事變良可嘆也必也大義

所存立志不貳乃若所遇安乎其天若陶處士者其知道之言乎雖然言不可以偽發人不可以徙欺千載之下簡翰之存苟有一人諷咏於一日之間則安所逃乎是故君子尚論其本也今有讀叔能之詩者譬諸飲芻豢之昏病夏畦之苦而得一勺之清泉甘露豈不悅乎夫泉之所自出露之所由降尚善求之哉

送危太樸序

臨川危太樸釋書山房將有觀乎江海之上虞集酌酒送之而爲之言曰天士者有一鄉之士有一國之士有天下之士一鄉之士鄉之人有不得而見之者矣況一國之士乎一國之士一國之人有不得以見之者矣況天下之士乎環百井之里以爲鄉鄉之人多矣列千里之封以爲國一國之寬廣矣合萬邦之土以爲天下天下之體大矣而士也以一鄉以

一國以天下名其何以知之乎邵子曰有百人之入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入非其等乎噫何其不常見也彼所謂天下之士必有所居之國矣一國之士必有所居之鄉矣以天下之士一國之士而處乎一鄉焉吾不待去親戚遠墳墓而得見之不亦幸乎去臨川五百里而近有一人焉清文厲行立志自信曰范君德機者太樸旣得而從之至臨川二百里而遠又有一人焉經明道立爲人師表曰子吳子者太樸又得而師之矣是豈非天下之士一國之士之在夫一鄉者乎而二子者歿出矣宜乎吾子之傍徨適遠而有所求也吾聞諸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矣吾子其行矣登東山則見魯矣登太山則見天下矣吾子得一鄉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一鄉之善士矣得一國之善士而友之則吾

子亦一國之善士矣得天下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天下之善士矣苟得天下之善士吾請從太僕而為之執御焉雖然子亦欲子之善與孟子之言又有之矣蓋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固求至善之道也奈老且病不足以有所適徒將頌詩讀書思古人之微以遲子之還可乎

葛生新采蜀詩序

吾聞廬陵之文溪生息繁夥其俗好遠遊不間於稚壯強艾也特其志尚之不齊則執業有懸絕者矣葛生存吾獨曰今天下車書之同往昔莫及吾將歷觀都邑山川之勝人物文章之美使東西南北之人得以周悉而互見焉且夫風物之得以宣通咏歌之易以傳習則莫盛於詩緣古者采詩之說而索求焉乃沿豫章沈彭蠡上九江浮游湘漢之波遂邇三

峽至于蜀都而止焉名卿大夫文雅之士居數年得詩六百餘篇歸廬陵將刻而傳之吾鄉之人知予以老病歸田寓耒耜於江上託生相問勞而保寧賢節大夫鶴野蕭侯存道又手寫書使予序夫六百篇者予不敢辭也而生抱數鉅帙欲予有所去取其間則僕不敢也生往反萬里而得之且諸君之屬生厚矣何敢有所擇乎集之去鄉久矣親戚故人之別遠者二十餘年近者亦五六年一旦因生盡得其詞章而諷誦之以詫其門人子弟唯恐不足豈肯抵玉於昆岡棄珠於合浦者乎生宜無憚於煩也烏乎吾蜀文學之盛自先漢至於唐宋備載簡冊家傳人誦不可泯滅宋南渡以來蜀在斗絕一隅之地然而文武忠孝之君子冠蓋相望禮樂文物之懿德行學問之成立功立言卓犖亨暢下至才藝器物之類其見諸文辭者亦沛然非它州之所能及矣喪亂以還廢軼

子亦一國之善士矣得天下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天下之善士矣苟得天下之善士吾請從太僕而為之執御焉雖然子亦欲子之善與孟子之言又有之矣蓋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固求至善之道也奈老且病不足以有所適徒將頌詩讀書思古人之微以遲子之還可乎

葛生新采蜀詩序

吾聞廬陵之文溪生息繁夥其俗好遠遊不間於稚壯強艾也特其志尚之不齊則執業有懸絕者矣為生存吾獨曰今天下車書之同往昔莫及吾將歷觀都邑山川之勝人物文章之美使東西南北之人得以周悉而互見焉且夫風物之得以宣通咏歌之易以傳習則莫盛於詩緣古者采詩之說而索求焉乃沿豫章沈彭蠡上九江浮游湘漢之波遂溯三

峽至于蜀都而止焉名卿大夫文雅之士居數年得詩六百餘篇歸廬陵將刻而傳之吾鄉之人知予以老病歸田寓耒耜於江上託生相問勞而保寧賢節大夫鶴野蕭侯存道又手為書使予序夫六百篇者予不敢辭也而生抱數鉅帙欲予有所去取其間則僕不敢也生往反萬里而得之且諸君之屬生厚矣何敢有所擇乎集之去鄉久矣親戚故人之別遠者二十餘年近者亦五六年一旦因生盡得其詞章而諷誦之以說其門人子弟唯恐不足豈肯抵玉於昆岡棄珠於合浦者乎生宜無憚於煩也烏乎吾蜀文學之盛自先漢至於唐宋備載簡冊家傳人誦不可泯滅宋南渡以來蜀在斗絕一隅之地然而文武忠孝之君子冠蓋相望禮樂文物之懿德行學問之成立功立言卓犖亨暢下至才藝器物之類其見諸文辭者亦沛然非它州之所能及矣喪亂以還廢軼

殆盡集雖嘗從父師聞一二於千百蓋亦以微矣微而後著
賞在斯時其有以鳴乎 國家之盛大者乎生之所采識者
有以見其端矣生其亟成書以西報諸君子乎僕在禁林時
嘗與蜀學者史君秉文言將謀築於滄江故居之上字之曰
歸歟天幸不達斯意固將與其故人父兄昆弟取生之編而
絃歌於其堂也乎生年其當天之下都會若吾蜀者何嘗八
九而兩京又在其上焉生亟成其志勿怠且必有遇合者矣

甘天民詩序

岷山導江合衆小流千源萬派其水盛矣見束於三峽出夷
陵而後得衍曼徐行滔滔汨汨至於海而後止蓋自夷陵而
始得志焉今夫才智之士懷抱利器鬱鬱不見於用一日如
水之出夷陵豈無其時哉豫章甘天民維於文盛於氣中年
僅得爲夷陵學正人或病其地幽僻而天民怡然就官書滿

而後去是夷陵者不特水之隘至此而仲安知天民不如水
之自夷陵而遂伸乎長風揚瀾一日千里吾知天民之利涉
大川也故爲作送行詩序昔歐陽子小絀於夷陵而大名在
天下後世亦余言之一驗也郡從事有李道濟者嘗與余同
在秘閣試以此語訊之

臨川黃氏復姓譜序

臨川黃大明以其高祖冒游氏而不能自歸也始復爲黃氏
嘗無子以其弟爲子後知其不可也仍其弟之次更以弟之
子爲子而心始安焉自著譜以傳諸子孫而示信於人夫二
年無改於父之道可以爲孝自高祖至于大明之身其爲二
年也多矣父子兄弟之間心有所未安必求其安而後已大
明其知禮也哉夫異姓不可以爲後弟不可以爲子天理民
彝固當然也是以昔者別氏於其族者有之蒙他人之氏者

無也有國者兄歿而弟及有臣子之道焉直以弟爲子者無也而後世有是者其始蓋出於率情徇利而天下之爭端起矣故君子慎之而小人弗之察也是故爲政者因世之有是事也則爲之條制而防閑之卒亦莫之止也若大明者知禮之所不可心之所未安而能自返焉不亦君子之道乎

送饒則民序

吾聞則明之曾大父神童君幼穎異有大名稍長與主一張先生洽爲友壻於豐城范氏明春秋之學未及顯而歿及則明之父好史學家藏書萬卷內附初散軼無存者乃盡力購求一二十年之間史官之書行于世者撥拾略備爲閣以度之手疏其目以見得書之難則明承出業接見聞於父兄材可以適當世之用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曰吾郡出爲儒者有婁氏饒氏皆有劬嘗之實行學術雅正守醇謹而不變然

未甚顯於世近年婁氏稍有仕進者而饒氏猶遲之其在則明可以仕矣今則明除韶州儒學正將之官吳公之言驗而不及見之矣乃求贈言於予噫昔者天子嘗使漆雕開仕矣使使之仕必可仕者也吳公許則明以可仕其必有所試哉夫春秋道名分實盡性之書也分之上下弗辨則民志不定亂之所由生也必君君臣臣父子子夫夫婦婦之分立則王道行矣此教之大者也夫古今治亂之迹不攷則無以極事理之變通又史學之不可不講也則明持其家學而佐其長以爲教焉信乎其可仕矣窮鄉下邑無良師畏友以相發明君子憂之而爲之計則明所持以往者如此尚何疑哉昔唐相國曲江公實生是邦人材之出初無方所則明母忽而薄之也今曲江宰長沙趙君故信國諸孫於子有出契試出此而共詳之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一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一

歸田叢六

雍虞集伯生

序

送太平文學黃敬則之官序

至元甲申之歲集從先人始來僑臨川之崇仁時內附未久
淄萊李忠愍公方領其軍定江右鎮豫章鹿泉賈公以文臣
爲使奉詔分閩綏撫其士民思有以畏服衆志而安定之
起文雅通練之士知名一時者以慰民望故宋進士之在崇
仁者猶十數人衣冠甚偉獨宗正寺簿思梅黃公爲諸公一
起爲之賓客氣象論議多所感發旣而河東劉公伯宣來爲
按察使與其同列具書幣遣使者禮延公於洪學親聽其講
說焉劉公則許文正公高第弟子經學節行方正嚴重其爲
此舉也風厲激昂四方簪珥歲丙戌寺簿公歿忠愍元子龍

川公以世家仍鎮其部歷階省府賈公劉公子弟之往來于
洪者皆以其先志求寺簿之子浮山君開館塾而禮貌之中
山趙公樸隱持節再至與君處無一日之舍而李氏之子孫
至再世皆稱門生弟子君之生平客授之日多於居家矣龍
川以平章留樞筮嘗與翰林集賢薦君而僅一拜文學之命
而君不屑也使其子仕為學官則敬則也敬則自浮梁改遷
太平需次者五六年恬然以居略無躁急之意是以學者稱
焉仍改至元之五年孟夏之吉敬則來告曰有人自太平來
趣治其學事求一言之贈焉集為席與坐而告之曰
世祖皇帝以天兵臨鄂渚之歲歲在己未我先尚書解組求
州道過崇仁為姻戚少留始識寺簿公寺簿公登進士第時
實寓我尚書臨安之別第而我先叅政少寺簿公十歲甲申
之來得相從者二稔焉我先人澹湛田野簞瓢屨空不計聞

達浮山君友道崇篤每為諸侯大夫稱誦之趙國董忠宣公
之延敬先人則君與清河元文敏公實啓之也及忠宣還

朝先人即歸田舍浮山君亦漸倦游相處東西家講學脩行
無食頃不相求始終無間言人以爲有古君子之風矣延祐

己未先人即世浮山君年已六十視集少有十三年待之若
稚弟焉及集再召還朝而君沒矣既老而歸君已不可復

見賴敬則之家居也時有過從之樂今出而服官政集得無
言乎集嘗聞諸鄉之遺老云敬則曾大父梅憲先生方盛年

富文史教授近郊之巨室中夜有求見魯男子者先生絕袖
挾關而走失道墮巨浸中衣絰水柳而止聞有人聲相呼者

云此人子登科謹護之旦乃得解而歸家人怪問之不答
也而館人或歎其事而泚之後三年丙申而寺簿公生造物

之報卓行君子昭昭如此可不懼乎可不敬乎今內附且七

十年寺簿公之名德雅望浮山君之清才懿學再世積累慨
被其子孫充碩盛大方殷而未央也可不知所自乎夫善必
積而後成非必一事而可責報於天也然而一念之烈其發
之不可遏若是此孟氏之論學所貴乎擴而充之者也吾敬
則橫經於其堂以其祖父之所教而教人者余豈足以盡知
之至於善端之發確持而不變勇行而不絀者尚有以廣君
子之澤哉子行矣余待子於蓬華之下三年而歸有以爲告
焉采石之上有我先忠肅公遺廟在故人靈懷薛公超吾守
郡時爲起斷碑於草莽而植之誼不可忘也集過祠下又已
六七年子弟之至者亦一二年矣敬則經行幸爲集省其庭
柏階草焉

國朝風雅序

夫欲觀於 國家聲文之盛莫善於詩矣類而求焉是爲得

之昔者延陵季子見詩與樂於中國心會意識如身在其時
而親見其人蓋以此耳梁昭明著文選其詩不必出於一時
之作一人之手徒以文辭之善惟意所取而已然數百年間
篇籍散軼幸有此可觀焉而衰陋之習或取此以爲學則已
微矣河汾君子有意於續經漢魏之詩殆必有取然而其書
不傳蓋非偶然也蓋嘗聞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邵子亦曰自從
刪後更無詩蓋知聖人之意爾昔者盛時學道之君子德業
盛大發爲言詩光著深遠其小人蒙被德澤風行草偃變化
融液莫或間焉此所以一言可蔽之曰思無邪也此所以王
者之迹熄而後詩亡也此所以刪後之無詩也 國朝之初
故金進士太原元好問著中州集於野史之序蓋傷夫百十
年間中州板蕩人物凋謝文章不槩見於世姑因錄詩傳其

人之梗槩君子固有深閱其心矣我 國家奄有萬方三光
五岳之氣全淳古醇厚之風立異人間出文物粲然雖古昔
何以加焉是以好事君子多所采拾於文章以爲一代之偉
觀者矣然而山林之士或不足以盡見之百年以來詩文之
輯錄蓋多有之然雖多不足以盡其文或約而不足以盡其
意亦其勢然也監察御史前進士燕人宋駿顯夫在史館多
暇其所會粹開國以來辭章之善多至數十大編白草野之
所傳誦亦皆載焉庶幾可以爲博而傳寫之難四方又有不
得盡見之病矣建陽蔣易師文著 國朝文雅三十卷而以
保定劉靜脩先生爲之首許文正公繼之終之以襍編三卷
庶乎其有意焉嗟夫若劉先生之高識卓行誠爲中州諸君
子之冠而許公佐

世祖成治道儒者之功其可誣哉若師文者其可以與言詩

也夫十卷以上諸賢皆已去世而全集尚有可攷載如臨川
吳先生之經學具有成書其見於詩者太山一豪芒也窮鄉
晚進尚絲是而推求之乎十一卷以下諸君子布在中外夫
君子之爲學者不肯自止則進德何可量哉切以爲未可詎
止於斯也至於僕也蚤持不足之資以應世用老而歸休退
而求其在己者尚慊然其未能也片言隻辭何足以廁於諸
賢之間哉亟除而去之則區區之幸也至元己卯七月三日
雍虞集書

送墨莊劉叔熙遠游序

元統甲戌予自史館歸僑臨川從清江墨莊劉氏賢子孫之
分居金谿者得見其先世遺墨遺事與群賢交游之翰墨蓋
三嘆其文獻之懿久遠而能使人不忘也其後叔熙氏歲登
華蓋山必及于門予嘗與叔熙論其家書因及靜春戒子通

錄實有助於名教恨其書不大傳叔熙曰諾有家藏舊本當刻而傳之一年而書成宗族鄉黨受而讀之遠近學者願得之臺省有知其書不遠千里使人求之信乎錫類之不墮也叔熙又謂予言族人諸父昆弟願合其財力先取公是公非兩先生之文而刻之而公非集頗有遺脫將訪而足成之故緩他日叔熙又及予門以自清江至金谿族譜及侍讀以來所與歐陽公王荊公眉山蘇公昆弟南豐魯子固諸家之書與劉氏相關者及并靜春與諸子所往復備錄爲凡三已編受言誦之慨思古人之不可復見也予早辭親游京師館授以爲業每懼夫於道未有聞也至於古今記載名物制度之類又皆空疎不足以酬應觀於昔者斯文之盛有歐王蘇曾度越前代而侍讀公兄弟父子博學洽聞森然參著於其間聲望略等何其盛哉故予每執筆茫然博雅之士未嘗不歎

息劉氏於二百年之上也往者承乏事

文宗皇帝於延閣清燕之暇曲賜延對訪問故實著述文字幾無虛日於是時也則前日所愧於是益深承 詔讀進士對策於殿廬得劉性粹表劉聞 庭諸君之文而奏之後知其賜官廬陵臨江因告以其說而囑之曰劉氏之書惟春秋意林及三傳權衡刻本在學官而所著傳尚闕其他成書者猶十七八種惟西漢書注或附見於本書七經小傳學者或傳寫讀之其餘蓋罕傳焉而靜春氏等諸著述未暇數也宜訪而廣之二年前聞庭刻小傳於臨江粹忠刻弟子記於旌德皆摹寄以屬感予之嗜焉因其貳與叔熙叔熙歸讀而告曰與家藏本無異也故家子孫若叔熙氏之舉 於先世草茅俗陋其可以小愧乎哉

世祖皇帝時既取江南大臣有奏言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上

甚善之命史官修遼宋金史時未遑也至

仁宗時屢嘗以爲言是時予方在奉常嘗因會議廷中而言諸朝曰三史文書闕略遼金爲甚故老且盡後之賢者見聞亦且不及不於今時爲之恐無以稱上意典領大官是其言而亦有所未建也天曆至順之間屢詔史館趣爲之而予別領書局未奏故未及承命間與同列議三史之不得成蓋互以分合論正統莫克有定今當三家各爲書各盡其言而覈實之使其事不廢可也乃若議論則以俟來者諸公頗以爲然然每思史事之重非有歐公之才識而又得劉公之博洽以資之蓋未易能有成也予聞前輩言渡江後眉山李公仁父就蜀置局著宋通鑑長編而北兵卒至盡亡其書走至東南多追憶以成書凡數百卷是可以追及劉氏者歟宋晚禮部尚書王公伯原最彊記而我從大父秘監公與之齊名

予不及見王公秘監公家

世祖特起之任以輿地之事今其書在秘省予幼時得豫章布衣孫

吾每得書覽記之不忘又能參錯攷定非是每有

問必舉之終其篇蜀人范大洽亦善記嘗言幼在蜀從予先

世得盡見六經緯時爲予讀一篇予時尚小不能通其說時

范已七十餘矣其後同朝友待講四明袁公伯長蓋學於王

氏得其記言之要而秦定執政東平王公繼學見書輒記無

復再覽領政事省朝省吏隨過目無所遺皆異材也然今惟

王公在耳此予之所親見者也 朝廷必欲成一代之言不

有如此數君子者其克有濟乎戊寅春叔熙來告別云將游

觀乎燕趙齊魯晉宋之郊予曰善哉子之遊乎慎毋苟然也

觀夫山川之形勝封域之離合考古人之遺迹風氣之變通

習俗之升降文史之遺闕皆子家學之能事也以子之清通

明敏因以肆其問學而資其見聞今
聖明在上必有述作之事如主如璋令聞令望濟濟之多詎
可遺吾叔熙者乎

送李仲求游孔林序

章甫逢掖之士視魯孔林如支庶流裔觀於父母宗子之家
孰不以爲歸往瞻仰之地乎 國家混一以來有欲觀夫徂
徠之松新甫之柏瞻龜山之雲泳沂上之風者川有舟航陸
有車馬不待贏糧計日而可至視前代分裂隔亂之世欲往
而不可得則其游豈不決哉然以布衣陋巷窮居終日坐誦
書史安於閭里之近無其志者有之矣桑弧蓬矢有四方之
志而力不足以充之者有之矣有其志有其力或仰事俯育
供給公上之類又足以累之無其時者有之矣予年垂七十
數經濟泗之間每以玉事有程不獲伸闕里之敬歸老臨川

自意無復是行李遠仲求視予年僅將半之有其志有其財
有其時欲爲孔林之行其行矣哉母因循母簡慢母退志爲
它日有予之悔者也嗚呼昔楊中立先生自程門歸叔子歎
曰吾道南矣旣而宋失中原而南渡然道統之傳自楊氏爲
豫章羅氏延平李氏乃得朱子其傳諸胡氏者得張宣公是
諸君子之學宛有端緒身不心親觀乎靈光之遺而親聆乎金
絲之音也其望聖人於千載之上若親炙之不可誣也然則
學者之求乎聖賢固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乎仲求之先侍郎
公實爲朱張二子所稱道議論名節見諸文章仲求尚論先
世其亦有所聞也乎然則仲求歸而求諸者旣如此今往而
游觀之者又如彼予安得不快其游乎

易南甫詩序

詩三百篇之後楚辭出焉西都之言賦者盛矣自魏以降作

者代出制作之体愈變而愈新因唐之詩賦有聲律對偶之巧推其前而別之曰古賦古賦詩有樂歌可以被之樂府其後也轉爲新聲豪於才者放爲歌行之肆長於情者變爲傷淫之極則又推其前者而別之曰古樂府時非一時人非一人古近之體不一今欲以一人之手成一編之文合備諸體而皆合作各臻其妙不亦難乎高安易君南甫示予以賦若詩一編盡具詩賦諸體不蹈流俗有爲而作辭不苟造蓋聞南甫之居則康樂之故地謝公之所封而嘗游者也林泉之日長山水之興足有得於昔人之流風餘韻是以能然也哉今夫江河之行湖海之浸或爲驚濤巨浪之壯或爲平波漫流之閑一漚之盈一曲之勝其所寓不相似而各有可觀者焉以水之同出一源故也善賦之君子又以其非常之才有餘之興隨所遇而有作焉何患乎衆體之不皆妙也因哉予

昔之言詩乎蘇子由言其兄子瞻平生無嗜好以圖史爲苑囿文章爲鼓吹老亦弃去願獨好爲詩耳嗟夫子豈敢擬於古之人哉會有耳目之疾有園囿而無所游觀有鼓吹而不能以自樂而心思凋耗亦不復能詩徒使弟子誦昔賢今人之詩以自娛焉南甫之所以惠我者多矣然南甫之意豈徒然哉予之少也亦嘗執筆而學焉聞諸同志曰性其完也情其通也學其資也才其能也氣其充也識其決也則將與造物者同爲變化不測於無窮焉詩賦云乎哉斯言也南甫以爲有可採乎

臨川晏氏家譜序

臨川逍遙峯福勝院主僧師吉以所脩晏元獻公家譜相示深歎其以爲委身於釋氏而不忍忘先世之疏闊因其族兄某得其譜系而叙錄焉按其譜自師吉上距於元獻八世距

尚書公六世蓋元獻公九子尚書則第八子之子尚書六十
三而歿而尚書之子生三歲而孤是以師吉之系歷三百年
而才八世云爾宋之南渡秦檜專政誤國胡公邦衡慷慨一
疏當時偉之至今讀者猶憤發有生氣豈知尚書之疏尤深
切著明憂思治法無不畢備世臣之言固當然乎而學者鮮
得見之然國史有尚書之傳今又幸於私記叙譜而見之
也君子之言其不可泯也如此乎余昔待罪國史嘗以職
事求於先宋之故家遺記得燕山寶公儼賈公昌朝之後人
皆為貴官於

國朝傳系可徵而譜牒遺逸各取後得閩中陳丞相堯咨兄
弟諸孫之留居鄭州者子孫之分居東平曰某為御史來求
先塋碑而得其譜之略故宋盛時若呂申公韓魏公富鄭公
喬魯公同馬溫公桐木韓家子孫南渡後仕宦功業猶可攷

見內附以來說平無所聞於四方聞曾氏有子孫在泉南數
十年前北方曾氏有仕於南臺者至泉南以出嗣求拜其家
廟者慶曆從官莆田陳氏之裔孫旅為余云而今亦不可攷
之矣及余歸僑臨川郡之大族樂侍郎史後人尚多而未嘗
見其譜王荆公子孫四十年前在全陵嘗見一二人今祠下
亦有一二人耳而晏氏之子孫莫盛於尚書入世之後乃有
去為釋氏若師古者凜然思其宗家緝累其家世行事歲月
如此賢者之傳固當有見於後世矣又聞王歧公子孫有官
撫州而留居者其孫卒於外孫李氏家又得桐木韓氏之譜
於其諸孫之留居臨川者南澗公為之序者也故家之子孫
數世之後雖隆替不可知余於晏氏之譜有不勝感歎者矣
思古人於既往望喬木而遐思故書此而歸之前史官虞集
書

葉宋英自度曲譜序

詩三百篇皆可被之弦歌或曰雅頌施之宗廟朝廷關雎麟趾爲房中之樂則是矣桑間濮上之音將何所用之哉噫歌求言声依永律和声盖未有出乎六律五音七均而可以成声者古者子生師出皆吹律以占之盖其進反之間疏數之節細微之辨君子審之是故鄭衛之音特其發於情措諸辭有不善爾聲必依律而後和則無以異也後世雅樂黃鐘之寸卒無定說今之俗樂視夫以夾鍾爲律本者其聲之哀怨淫蕩又當何如哉近世士大夫號稱能祭府者皆依約舊譜倣其平仄綴緝成章徒諧俚耳則可乃若文章之高者又皆率意爲之不可叶諸律不顧也太常樂工知以管定譜而撰詞實腔又皆鄙俚亦無足取求如三百篇之皆可弦歌其可得乎臨川葉宋英予少年時識之觀其所自度曲皆有傳授

音節諧婉而其詞華則有周邦彥姜夔之流風餘韻心甚愛之盖未及與之講也及忝在朝列與聞制作之事思得宋英其人本雅以訓俗而去也久矣不可復得老歸臨川之上因其子得見其遺書十數篇皆有可觀者焉俯仰疇昔爲之增慨序其故而歸之

第35487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

928

園短大

ド

図書館

8

| | |
|---|---------|
| 第 | 3428 |
| 号 | SS 11 3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时 |
| | 分 |
| | 秒 |

譚

